

宗教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

——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過程為中心的考察

花 亦 芬*

摘 要

紐倫堡在準備成為第一個接受新教改革的帝國直轄市過程中，與路德陣營擁有相當良好的互動與互信。本文透過剖析他們雙方如何面對當時宗教圖像的爭議，來檢視這個互信的內涵及其形成之過程，並藉此瞭解德意志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化如何面對新舊交替的問題。在檢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有一群紐倫堡意見領袖對新的改革思想充滿興趣，但也沒有放棄與舊的宗教傳統之間的關連。他們對改革充滿期待，但又深知傳統宗教文化有其不可取代性。研究這些意見領袖在宗教改革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讓我們拋開過去只是看到贊成或反對宗教改革 / 贊成或反對路德教義那種黑白對立的歷史圖像；而能比較深層而多元地去瞭解，在當時改革的洪流中，世俗意見領袖在文化關懷上如何形成足夠的影響力，讓宗教改革者在教義的探討以及教派發展政策的制訂上，兼顧到他們信仰的需求以及對宗教改革的期待。

關鍵詞：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 紐倫堡 宗教圖像 破壞宗教圖像風暴

97.08.15 收稿，98.03.09 通過刊登。

*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一五二五年三月，紐倫堡（Nürnberg）成爲第一個接受路德宗教改革的帝國直轄市（Reichsstadt）。紐倫堡是當時德意志地區除了科隆（Köln）以外，唯一超過四萬人口的大城。在經濟、科技、工藝、與人文藝術發展上，紐倫堡可說高居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城市的翹楚。一五一七年五月，義大利人文學者Antonio de Beatis陪同樞機主教Luigi of Aragon在德意志地區參訪旅行，他便把當時對紐倫堡印象最深刻的幾個地方寫進此行的《旅遊見聞錄》裡：¹(1)紐倫堡有極漂亮的教堂、街道、房舍、廣場；²(2)紐倫堡是一個工商業十分發達的城市，尤其在鐵器工藝方面，成就耀眼；³(3)紐倫堡是一個市政管理周密、有長程規劃準備的城市。市政府存糧的糧倉規模以及驚人的存糧數量，令參觀過的義大利權貴名流都印象深刻；⁴(4)紐倫堡城外河岸種了許多菩提樹，綠蔭宜人；⁵(5)神聖羅馬帝國代代相傳的「帝國重寶」存放在紐倫堡；⁶(6)紐倫堡是一個嚴格執法的城市。⁷

從城市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一五〇〇年前後，正是紐倫堡藝術文化發展邁入高峰盛期的年代。畫家Albrecht Dürer（1471-1528），人文學者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以及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的桂冠詩人Konrad Celtis（1459-1508）都一起在紐倫堡爲開創屬於德意志的人文藝術精神共同努力。⁸隨著工商貿易繁盛，以及位居交通樞紐的優勢，紐倫堡也在這個時期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裕繁華。名門世家、富商巨賈在優渥的財富享受之餘，開始競相捐贈教堂精美的宗教藝術品。有史以來，紐倫堡市民對教堂的奉獻不曾如此熱

1 這本《旅遊見聞錄》最早由德國宗教史學者Ludwig Pastor於1905年校勘註釋出版，並訂名為*Die Reise des Kardinals Luigi d'Aragona durch Deutschland, die Niederlande, Frankreich und Oberitalien, 1517-1518, Beschrieben von Antonio de Beatis*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 1905)。

2 *Die Reise des Kardinals Luigi d'Aragona*, 98.

3 Ibid.

4 Ibid.

5 Ibid.

6 Ibid., 99.

7 Ibid., 108.

8 參見：Jane Campbell Hutchinson, *Albrecht Dür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48-56。

烈過；而這樣的盛況也造成從事各種手工創作的畫家、雕刻家生意極為興隆。⁹

然而，在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引發的宗教改革在威騰堡（Wittenberg）發生了。五年之後，當路德隱居在Wartburg翻譯聖經時，威騰堡激進的宗教改革者Andreas Karlstadt（1486-1541）將路德原來希望從事教義改革的方向扭轉成帶領民眾破壞修道院與教堂宗教圖像的行為，自此開啓了歐洲長達半世紀的「破壞宗教圖像風暴」（Bildersturm）。有關宗教圖像的爭議，正是導致第一代宗教改革陣營分裂的主因。用路德的話來說，如果沒有處理好，宗教改革所付出的心血是會斷送在這個問題上的。¹⁰因此，一五二二至一五二五年間，路德常常親上火線，不惜與過去自己陣營的戰友Andreas Karlstadt與Thomas Müntzer（1490-1525）割袍斷義、公開論戰。對路德來說，宗教圖像的問題不是透過教義論辯就可以解決的，因為其中牽涉到社會文化習俗以及相當隱微的宗教心理。誠如路德在一五二二年第一次針對宗教圖像問題發表〈四旬齋講道〉（“Invokavitpredigten”），曾經深有所感地對那些在威騰堡破壞宗教圖像的人說：「你把此地的宗教圖像一掃而光，你當真就因此相信，這樣你也就把紐倫堡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圖像清除殆盡？還早得很。」¹¹

然而，正是在宗教圖像爭議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刻，路德看到了瑞士宗教改革者以掃除宗教圖像為號召，吸引廣大的市井百姓加入他們的陣營，希望藉由宗教文化抗爭的事端，來達到追求政治、社會改革的目的。面對這樣的局面，不希望德意志社會陷入動盪混亂的路德，反而在有關宗教圖像的議題上，力主採取穩健保守的文化政策：在教義上，確立路德教派支持傳統宗教藝術存在的基本立場；在執行面上，他主張適度尊重世俗統治權，認為宗教圖像的存廢問題應交由各地政府依法解決，並不堅持要讓牧師與改革派神學家的意見來左右整個社會秩序的運作發展。

過去德意志宗教改革史研究裡，有關宗教改革陣營分裂的議題大多集中在

9 *Nürnberg—Geschichte einer Europäischen Stadt*. Unter Mitwirkung zahlreicher Fachgelehrter, hg. Gerhard Pfeiffer (München 1971), 211-264; Gottfried Seebas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 Gewordenen Kirchen Nürnbergs.” *Die bewahrende Kraft des Luthertum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en Kirchen*, Ed. Johann Michael Fritz (Regensburg: Verlag Schnell und Steiner GmbH, 1997), 34-53, here 34.

10 *D. Martin Luthers Werke*. Unveränderter Nachdruck der Weimarer Ausgabe von 1933 (Weimar: Verlag Hermann Böhlaus Nachfolger Weimar, 2000-2007, 以下簡稱WA), Abt. 4 Schriften/ Werke, Teil 2, Bd. 18, p. 73.

11 WA, Abt. 4 Schriften/ Werke, Teil 1, Bd. 10, p. 29.

「聖餐禮」問題的討論上。¹²有關宗教圖像引發的爭議，以及第一代改革者因此而分裂的問題，通常只是藝術史關心的課題，¹³很少被歷史學者以及宗教史研究者放在他們主要的研究框架中，進行完整而深入的探討。然而，聖餐禮問題真正浮上檯面，是在一五二五年之後；當時新教改革陣營分裂的態勢早已成形。如果一個旅行者在—五二五年四月到蘇黎世（Zurich）與紐倫堡旅行，他一定會驚訝於兩個接受新教改革的城市，竟然展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城市風貌：—五二四年，瑞士蘇黎世在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講道影響下，已經完成清除整個城市宗教圖像的工作。而—五二五年三月剛正式決定成爲第一個新教帝國直轄市的紐倫堡，卻讓這個城市的傳統宗教藝術繼續留在原處。¹⁴只是，在教堂裡，不再有天主教的彌撒，而是改成路德教派牧師主持的禮拜與講道。

爲什麼蘇黎世與紐倫堡會有這麼大的差異？這與路德在—五二二年的講道裡所說的「你把此地的宗教圖像一掃而光，你當真就因此相信，這樣你也就把紐倫堡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圖像清除殆盡？」這句話之間，有沒有關連？爲什麼蘇黎世能，而路德認爲紐倫堡不可能？這一連串的問題是本文要加以深入探討的提問出發點。過去對宗教改革史的研究，不論是聖餐禮還是宗教圖像爭議，研究討論的焦點大多是從宗教改革者主張的教義出發，由此來詮釋他們對歐洲社會文化的影響。但是，從上引路德所說的這句話，我們其實可以看出，路德是看到了紐倫堡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心理傳統，所以他相信，這不是透過單純教義論辯就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路德究竟在紐倫堡的宗教藝術裡看到了什麼樣的文化心理傳統？讓他覺得宗教圖像的問題最好交由時間來解決，因此寧可採取穩健保守的文化政策，來因應當時沸沸揚揚的爭議。爲此，他甚至不惜接受改革陣營競爭對手的批評，嘲諷他與世俗力量妥協。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本文認爲，有兩個面向是我們應該深切注意的：第一，仔細檢視紐倫堡接受路德宗教改革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紐倫堡是在市政府強力主導下，將路德教

12 參見：Edward Muir,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8-178;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Ritual. An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1997), 91-137。

13 參見：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The Protestant Image Ques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5-98。

14 有關本課題參見：Die bewahrende Kraft des Luthertum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en Kirchen*, Ed. Johann Michael Fritz (Regensburg: Verlag Schnell und Steiner GmbH, 1997)。

派當成他們在面對當時紛亂的宗教分裂問題時，唯一認定的選項。從私人筆記以及過去較不受注意的一些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在紐倫堡一五二五年成爲接受路德改革教義的新教城市之前，在市政府審慎細膩的運籌帷幄下，不但傳統天主教勢力逐年被路德教派取代；其他改革的新教教派在紐倫堡市政府嚴密的控管下，也幾乎沒有絲毫發展的機會。第二，馬丁路德面對紐倫堡這個從宗教改革伊始，一路堅定支持他、而且還勇敢站出來成爲第一個接受他改革教義的帝國直轄市，他對紐倫堡執政菁英內心所深切關懷的課題，應該不會視若無睹。在這方面，紐倫堡執政菁英對自己城市改變成新教後，在宗教文化發展上的想像與需求，與路德在選訂文化政策，以樹立自己教派的文化認同上，是否存在某些值得注意的關連？面對當時百家爭鳴、風起雲湧的新教改革主張，路德如何兼顧自己教派的教義與支持者的需求；而且還能在此同時，與競爭激烈的新教改革對手提出來的主張做出明顯區隔，以便贏得支持者的向心力，這是本文論述時主要闡述的思想脈絡。

過去的宗教改革史研究大多傾向於教義探討，往往忽略對宗教改革者而言，有一些事關重大的問題本身就不是單純教義論辯可以解決的。從現代宗教文化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更不該忽略，在面對與信仰行爲、宗教心理相關的問題時，有許多事情是不會明明白白寫在白紙黑字上的。誠如Carl Christensen在剖析德意志宗教改革時期的藝術時所說：「在公開告白的信仰與個人信仰行爲之間經常存在著落差，這個落差正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的內在矛盾。」¹⁵如何從這個內在矛盾切入，更深入去看到新舊教交替遞嬗時期德意志意見領袖的心靈，相信對我們重新去建構這個風雲時代的宗教文化史，是有相當大的助益。透過這個歷史三稜鏡，我們不會只再看到各自是其所是、誰也不服誰的宗教改革領袖；也不會只是看到教派競爭衝突裡，只知順服教會意見的個人。從這個內在矛盾切入，我們會看到介於歷史上的英雄與無名小民之間，還有一群有名有姓、有思有爲的人。面對一個傳統快要被連根拔起的時代，他們有自己的想望欲求，但是也有無以名說的信仰焦慮；他們既渴望改革開放，卻也深知在社會價值觀與文化藝術創造裡，傳統的宗教文化有其不可取代性。他們一方面在官方史料上留下思想前進開放的步履；一方面卻又在白紙黑字沒有論及之處，讓我們看到他們仍舊牢牢抓住傳統、不願縮手的身影。如何從史料沒有明確述說的部分，重新將這些意見領袖的所思所行與大時代的關鍵脈動連結起來，這是筆者在思考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之際所面臨的文化難題，以及路德教派文化政策形成的過程，兩者互相影響的關係時，希望能夠鮮活勾勒出來的時代影像。

15 Carl C. Christensen, *Art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

二、帝國直轄市與紐倫堡市政府

就中古德意志歷史而言，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地位最特殊的城市分爲兩類，一爲「自由市」（Freie Städte），一爲「帝國直轄市」（Reichsstädte）。「自由市」過去是主教（bishop）或總主教（archbishop）所管轄的城市。這類城市經過市民抗爭，脫離了高階神職人員統治，而享有市民自治權。「帝國直轄市」則是脫離君侯的統治管轄，直接臣屬於神聖羅馬帝國（reichsunmittelbar）；也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處獲得「城市特許狀」（Freibrief），而在政治、經濟、法律上享有許多特權。¹⁶「自由市」與「帝國直轄市」主要的差異在於，「自由市」並不像「帝國直轄城市」那樣需要繳稅以及提供兵員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使用。但是，在外交、內政、司法、宗教上，「自由市」以及「帝國直轄市」都享有許多自主權，他們也都可以參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召開的帝國會議（Reichstag），因此往往被視爲同屬性的城市。一五二一年在Worms所召開的帝國會議記錄（Reichsstagsakten）裡，便記載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自由與帝國直轄市」（Frei- und reichsstett）共計八十五個。¹⁷在德意志十六世紀歷史研究上，這些城市也往往被統稱爲「帝國自由市」（Freie Reichsstädte; 英譯 Free Imperial Cities）。¹⁸

在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過程中，帝國自由市的表態支持，成爲宗教改革能夠成功的主要關鍵之一。正是在這些比較不受傳統教會勢力左右的城市裡，路德的改革教義得到主流社會菁英最早的支持。例如，一五一七年路德引發軒然大波的「九十五條題綱」（95 Thesen）的拉丁文原版就是由紐倫堡市政委員（Ratsherr）Kaspar Nützel（1471-1529）翻譯成德文，並於一五一七年十一月首先在紐倫堡出版發行。這也就是說，紐倫堡是宣揚路德改革教義最早的文字媒體中心。一五二三年，紐倫堡的鞋匠詩人Hans Sachs（1494-1576）也在多年勤讀路德著作後，寫了一首著名的長詩〈威騰堡的夜鶯〉（“Die Wittenbergische

16 綜合性的研究參見：Paul-Jochim Heinig, *Reichsstädte, Freie Städte und Königtum 1389-1450.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3)。

17 參見：*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Jüngere Reihe*, vol. 2, Ed. Adolf Wr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6), 440ff。

18 參見：*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 1999), vol. 4, p. 895, item “Freie Städte”。

Nachtigall”），以文學表現的方式來對一般民眾宣揚路德改革理念。¹⁹此外，一五二一年一月二日，當教宗里奧十世（Leo X）發表開除路德教籍的詔令（*Decret Romanum Pontificum*）時，也有兩位支持他改革理念的紐倫堡意見領袖——市政常務執行長（Ratsschreiber）Lazarus Spengler（1479-1534）以及望重士林的人文學者Willibald Pirckheimer——因為發表支持路德的文章，同時名列於判處出教的名單裡。

支持宗教改革，意謂著與羅馬教廷撕破臉；但是，以當時德意志的情勢而言，紐倫堡卻必須費心思量，努力與仍舊信守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王室盡量維持友好關係，畢竟這仍是當時德意志地區最有份量的政治主宰力。一五二四年六月，紐倫堡兩間市立教堂——聖塞巴德（St. Sebald）與聖羅倫斯（St. Lorenz）教堂——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取消了天主教彌撒，改採新教禮拜儀式。在新教禮拜中，聖經經文改成朗讀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信徒在領聖餐時，不僅領到聖餅，也還領到了象徵耶穌寶血的葡萄汁。由於在教區管轄分配上，紐倫堡原屬於Bamberg主教所管，因此Bamberg主教向紐倫堡市政府發出嚴正抗議。然而，市政府表示，事前他們對這件事亦毫無所悉，請主教自己看著辦。這件事之後，紐倫堡市政府與教廷之間的摩擦正式浮上了檯面。²⁰

雖然紐倫堡市政府不介意與教廷之間有了摩擦衝突，但卻十分在意如何與神聖羅馬帝國繼續維持良好的互動。畢竟，在天然資源並不豐饒的情況下，除了手工業與貿易蓬勃發展，以及位居交通樞紐這幾項優勢外，紐倫堡之所以能成為德意志數一數二的重量級大城，作為引領德意志擁抱文藝復興藝術人文光輝的文化重鎮，而且還被馬丁路德讚賞為「紐倫堡的光芒使眾城失色，如同太陽的光芒使眾星失色」，這些都要感謝神聖羅馬帝國早年的大力支持：一三五六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Karl IV., 1316-1378）所發布的金璽詔書（die Goldene Bulle）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新當選的皇帝所召開的第一次帝國會議地點必須是在紐倫堡。一四二四年二月，神聖羅帝國在西吉斯蒙多皇帝（Sigismund, 1368-1437）當政時，又將代表帝國正統王位象徵的「帝國重寶」（Reichskleinodien）——包括皇帝加冕時所用的皇冠、權杖、寶劍、象徵世俗統治權的帝國金球（Reichsapfel）、皇袍，以及帝國珍藏的重要宗教聖物²¹——

19 參見：Berndt Hamm, *Bürgertum und Glaube, Konturen der städtischen Reforma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179-231。

20 參見：Martin Schieber, *Geschichte Nürnberg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49。

21 主要包括耶穌在伯利恆出生時的搖籃碎片、施洗約翰的一顆牙齒、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扎他肋旁的槍矛（die Heilige Lanze）。

全部託管在紐倫堡的聖靈救濟院教堂（die Heilige-Geist-Kirche）。²²這個決定，讓紐倫堡自此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政教力量對外展示的中心。²³每一年，紐倫堡都要舉辦盛大的展覽來公開展示「帝國重寶」。一五一二年，德意志聲望最崇高的畫家Albrecht Dürer也接受紐倫堡市政府委託，繪製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曼（Charlemagne, 800-814, 圖一）與西吉斯蒙多（Sigismund, 1410-1437, 圖二）的畫像對幅。²⁴在這兩幅畫像裡，查理曼與西吉斯蒙多穿著「帝國重寶」所屬的皇袍，戴上皇冠，手上各自拿著象徵帝國世俗統治威權的寶劍、權杖與帝國金球。畫像的背面（圖三）各有一段跋文，查理曼大帝的部分寫著：

這是查理曼皇帝的畫像。他的皇冠、皇袍以及其他聖物在紐倫堡公開展示。他是法蘭克國王丕平（Pippin）之子，同時也是羅馬帝國的皇帝。

西吉斯蒙多皇帝畫像背面（圖四）的跋文則寫著：

這是西吉斯蒙多皇帝的畫像。他向來對紐倫堡人特別好，喜歡賜給他們特殊恩澤。每年他收藏的眾多聖物都會公開展示。這是他從布拉格（Prague）運過來的。大家都知道這是特殊的恩惠。

一五二一至一五二四年，神聖羅馬帝國將行政中樞設在紐倫堡；一五二二至一五二四年間，一共在紐倫堡召開過三次帝國會議。紐倫堡不論從感念的角度來看過去與帝國深厚的淵源，或是從現實情勢的角度來看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皇帝眼目的監看下，它都必須臨深履薄避免陷入帝國與宗教改革這兩股勢力之間的紛爭與猜疑。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可見於紐倫堡拒絕加入一五三一

22 聖靈救濟院教堂（die Heilige-Geist-Kirche）是附屬於聖靈救濟院（Heilig-Geist-Spital）的教堂。這間救濟院是十四世紀上半葉紐倫堡最富有的市民Konrad Groß捐贈的，專門收容一些孤苦無依的老人以及社會弱勢者。救濟院運作的基金則交由市政府來管理。參見：Berndt Hamm, *Bürgertum und Glaube. Konturen der Städtischen Reformation*, 34, 49 (note 81)。

23 Günther Bräutigam, “Nürnberg als Kaiserstadt.” *Kaiser Karl IV: Stattdmann und Mäzen*, Ed. Ferdinand Seibt (München: Prestel, 1978), 339-43; Alfred Wendehorst, “Nuremberg, the Imperial City: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Its Glory.” *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11-26, here 14; Berndt Hamm, *Bürgertum und Glaube. Konturen der Städtischen Reformation*, 34, 49 (note 81).

24 有關這一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畫像，參見 *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305-307。

年初正式成立的「史馬卡德聯盟」(der Schmalkaldische Bund, 1531-1547)。²⁵「史馬卡德聯盟」是一個企圖結合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新教勢力的政治軍事同盟。催化這個同盟成立的主因，是因為馬丁路德陣營在一五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奧古斯堡(Augsburg)舉行的帝國會議上發表了〈奧古斯堡信仰告白〉(Confessio Augustana)，²⁶企圖讓宗教改革在宗教上能與天主教、在政治上能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達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但是，查理五世卻拒絕接受這個告白，而且還威脅要將接受新教改革的政權排除在神聖羅馬帝國範圍之外。爲了讓當時羽翼未豐的新教地區不要受到查理五世在政治、軍事各方面所施加的威脅，「史馬卡德聯盟」便在黑森伯爵(Landgraf von Hessen)以及撒克森選王侯(Kurfürst Sachsen)領導下成立。一五三二年，查理五世爲了爭取新教徒與他共同對抗土耳其人、並且企圖瓦解「史馬卡德聯盟」的反抗勢力，他表示願意接受〈奧古斯堡信仰告白〉的內容，並且提出「紐倫堡臨時宗教和平條款」(Nürnberger Anstand)，暫時讓天主教與路德教派成爲神聖羅馬帝國官方認可的教派，希望等待日後召開的帝國會議再來解決當時尙無法擺平的宗教爭議。²⁷一五四六至一五四七年，史馬卡德聯盟與查理五世之間爆發戰爭(the Schmalkald War)，紐倫堡被迫提供經濟援助給史馬卡德聯盟。爲了安撫查理五世，紐倫堡也同樣提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要求供應的軍備與糧餉。

雖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與神聖羅馬帝國發生衝突，但是，將紐倫堡轉變成接受

25 紐倫堡拒絕加入的原因主要有二：(1)他們反對成立廣泛意義的基督新教聯盟，他們認爲在原來神聖羅馬帝國的架構下，迫切需要完成的是以城市為核心力量的聯盟；(2)在Osiander等路德教派牧師的影響下，紐倫堡希望這個聯盟是以路德教義為主導，不要摻雜Zwingli等人不同的教義。參見：Gerhard Müller, "Alliance and Confession: The Theological-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cclesiastic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eformation Confession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8,4 (1977): 123-140, here 127-136。

26 〈奧古斯堡信仰告白〉主要的執筆人是Philipp Melancthon。相關的研究概述參見：Lewis Spitz,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450 Years of History."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3 (1980): 3-9; Robert Kolb, "Augsburg 1530: German Luther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iet of Augsburg to 1577."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3 (1980): 47-61。

27 Rosemarie Aulinger, "Die Verhandlungen zum Nürnberger Anstand 1531/32 in der Vorgeschichte des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s." *Aus der Arbeit an den Reichstagen unter Kaiser Karl V*, Ed. Heinrich Lutz & Alfred Kohler (Schriftenreihe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2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6), 194-227.

路德改革的新教城市，這件事情本身就讓皇帝無法再像以前那樣經常造訪紐倫堡。紐倫堡市政府自此成爲享有完全市政治理權的執政機器。過去主要由當地世家望族（*Patrizier*）所掌控的市政府，現在更能盡情發揮豪門與菁英統治的特色。²⁸

整體而論，紐倫堡市政府的組成分成兩大類：一是「大內閣」（*der Große Rat*），一是「小內閣」（*der Kleine Rat*）。「大內閣」是由有名望的家族、商人、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所組成，總計約有三百名委員（*Genannte*）。但是，實際上，「大內閣」只是虛有其表的組織，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真正擁有執政權的是「小內閣」，這是由三十四位出身名門望族的上流社會菁英所組成的執政團隊，其中包含八位資深委員（*Alte Genannte*），以及二十六位市長（*Bürgermeister*）。從這三十四位市政委員（*Ratsherren*）中，又會選出三名首席代表（*die Obersten Hauptleute*），負責紐倫堡的國防，同時負責管理神聖羅馬帝國所寄放的「帝國重寶」。從這三名首席代表中，又會再選出兩位市政總理（*Losunger*），作爲紐倫堡政治臺面上實際的代表人物，並且負責管理財政。一三四八年因爲手工業者發動大規模抗爭暴動，紐倫堡的「小內閣」另外增加八個名額讓手工業者加入，但是他們在市政會議上完全沒有投票權。²⁹

三、紐倫堡的宗教改革

早在宗教改革之前，紐倫堡市政府便藉由插手教堂建築的管理修復以及修道院的行政事務來控制教會財產與社會救助資源。³⁰一五一三年，紐倫堡市政府甚至乾脆以八萬佛羅倫斯金幣（*florins*）向教廷購買聖羅倫斯與聖塞巴德教堂這兩個紐倫堡最重要教堂的管轄權，好讓它們脫離Bamberg主教的管束。³¹一五二〇年起，除了方濟會與道明會外，紐倫堡大部分教堂的重要世俗職位幾乎都改由認同宗教改革教義的人士來擔任。³²自一五二二年起，市政府靠著市民

28 參見：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ity politics and life between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1976), 58;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79), 81。

29 有關紐倫堡市政府的組成參見：Martin Schieber, *Geschichte Nürnbergs*, 27-28。

30 Gottfried Seebass, “Die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1967/68). Reprinted in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105-112, here 106.

31 參見：*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19。

32 Gottfried Seebass, “Die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1967/68) Rpt. in *Reformation in*

捐款贊助，為聖羅倫斯與聖塞巴德教堂各聘請了Andreas Osiander（1496 / 98-1552）與Dominicus Schleupner（†1547）來擔任駐堂牧師。此外，Thomas Venatorius（†1551）也於同年被聘請至聖靈救濟院教堂負責傳講宗教改革訊息。這也就是說，一五二二年，紐倫堡三所地位最崇高的教堂已經在市政府悄悄運作下，開始積極對社會大眾傳播宗教改革思想。在這三名新聘牧師中，尤以Andreas Osiander最有影響力。他也成為紐倫堡接受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過程中，最能感受到改革必須面對政教衝突的新教神學家。

一五二五年三月三日至十四日，紐倫堡市政府在市政大廳（Rathausaal）舉辦著名的「紐倫堡宗教會談」（Nürnberger Religionsgespräch），希望以公開辯論的方式一勞永逸解決紐倫堡信仰歸屬的問題。³³由於事關整個城市未來的信仰方向，新舊教陣營對峙氣氛高漲，市政府甚至必須派出軍隊來保護天主教的與會代表。

宗教會談的過程是以辯論（disputation）的方式來進行，³⁴紐倫堡「大內閣」的委員以及許多神職人員、知識分子都被要求出席參加；一般民眾則可以透過會議廳的窗戶從戶外旁聽。在六場辯論中，有三場是雙方各派出一位代表出來互辯。天主教陣營的代表由方濟會神父Lienhard Ebner擔任，新教陣營則由Andreas Osiander負責。Osiander雄辯滔滔的口才，加上市政府有意無意間表示出對新教陣營的支持，使得辯論會的情勢一面倒向支持宗教改革那一方。最後一天做結辯時，天主教神父乾脆不再出席，只由Osiander一人根據路德教義發表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閉幕演說。在此演說中，Osiander呼籲市政府立刻採取行動，讓紐倫堡成為接受路德改革的城市，不必等到大公會議召開才來做決定。他的呼籲也在當下被市政府所接受。³⁵

隨著一五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宗教會談結束，市政府決意接受路德改革教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107-108; Günther Vogler, "Imperial City Nuremberg, 1524-1525: The Reform Movement in Transition."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Reformation*, Ed. R. Po-chia H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33-49, here 34-35.

33 參見：Gottfried Seebass, "Der Nürnberger Rat und das Religionsgespräch vom März 1525 (mit den Akten Christoph Scheurl und anderen unbekanntenen Quellen)." *Jahrbuch für Fränkische Landesforschung* 34/35 (1975): 467-499。

34 辯論的內容總稱為〈十二點教義辯難〉("Zwölf Artikel")，參見：*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83。

35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82-3; Gottfried Seebass, "Die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108-109.

義，宣布紐倫堡正式成爲新教城市。此後，市政府完全接手 Bamberg 主教對紐倫堡各種宗教事務的管轄權。一五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紐倫堡的奧古斯丁修會就被市政府接收，七月十二日本篤會也步上同樣後塵。

然而，紐倫堡的宗教改革果真是如此單純只是透過公開的教義論辯就順利達成了嗎？過去的研究大多是從官方文獻檔案與路德教派改革者留下來的文字著述資料來看，認爲紐倫堡之所以能在宗教會談後，平順地成爲接受路德教義的新教城市，主要是因爲宗教會談的辯論過程中，路德教義贏得了大部分人的認同。³⁶雖然，也有學者認爲，一五二四年六月在紐倫堡附近鄉間蔓延開來的「鄉民抗爭運動」（the Peasants' War）³⁷是促使紐倫堡市政府下定決心，選擇相對保守穩健的路德教派作爲紐倫堡邁向宗教改革的唯一選項，藉此來回應「鄉民抗爭運動」的浪潮裡，下階層老百姓對激進宗教改革者 Andreas Karlstadt 與 Thomas Müntzer 教義的高度興趣。³⁸但是，實際上的情況並非只是短期之間政

36 參見：*Nürnberg—Geschichte einer europäischen Stadt*, 137-154; Gottfried Seebass, “Stadt und Kirche in Nürnberg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Stadt und Kirche im 16. Jahrhundert*, Ed. Bernd Moelle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8), 66-86。

37 當代史學研究對德意志傳統歷史研究所稱的「農民戰爭」（Bauernkrieg, the Peasants' War）所指涉的確實義涵作了許多修正，近年最有系統的研究參見 Peter Blickle,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4th edition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4)。在這本書裡，Blickle 分析當時德意志各地（包括鄉村、封建君侯領地、帝國城市等等）有關「鄉民抗爭運動」文獻史料最常使用的詞彙“der gemeine Mann”所指稱的社群，歸結出 1525 年在德意志各地發起抗爭的人包括：農民、封建君侯國的人民、帝國直轄市裡無權從事公職的弱勢社群與礦工。整體而言，就是與統治階層相對的平民老百姓。參見 Peter Blickle,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191-195。

Heiko A. Oberman 對這段期間歐洲史上“the Peasants' War”這個名詞實際指涉的內涵也曾做過詳盡解釋。這個源自於拉丁文“tumultus rusticorum”而來的名詞，其實是發生在鄉間的下階層民眾動亂（social unrest or countryside agitation）。在此，“rustici”（鄉下人）這個字其實是帶有當時人文學者鄙視的意味，意指沒有受過麼教育的小老百姓。參見：Heiko A. Oberman,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Essay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Reformation Thought*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6), 155-158。根據上述二位學者的意見，筆者將過去史學研究所翻譯的「農民戰爭 / 農民起義」翻成「鄉民抗爭運動」。

38 Günther Vogler, *Nürnberg 1524/2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stadt* (Berlin: Deutsche Verlag der Wissenschaft, 1982), 100-134; Heinrich Richard Schmidt, *Reichstädte, Reich und Reformation. Korporative Reichspolitik 1521-1529/30*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Mainz, Bd. 122. Stuttgart: 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H, 1986), 156-157.

治臺面上所呈現出來的現象而已。

誠然，在「宗教會談」之前，紐倫堡市政團隊裡，並非所有人都傾向支持宗教改革、或是希望紐倫堡快速地變成新教城市；但是，筆者認為，設定路德教派是紐倫堡在當時沸沸揚揚的宗教問題抉擇上唯一的選項，是紐倫堡市政府自一五二〇年代初期就步步為營、積極布署的城市改造工程。「宗教會談」只是最後在臺面上擺出來的一台戲，公開宣示的作用遠高於實質的教義辯論。³⁹從當時紐倫堡的私人筆記以及過去常被歸類為藝術史的文獻資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宗教會談之前，不僅天主教教會與修道院已經被路德教派的勢力逐步入侵；與路德不同調的其他新教教派或比較激進的改革教義，也都在紐倫堡市政府的嚴格管控中，被排除在紐倫堡願意接受的宗教改革範圍之外。以下謹就本項論點申述之。

隨著Andreas Osiander等新教牧師抨擊天主教修道院的聲浪日增，宗教改革地區修道院隨時可能會被解散的社會疑慮也跟著日深，女性修道院的處境益形岌岌可危。修道院的修女們除了要擔心修道院未來的存廢問題外，還要擔心，沒有過去所信任的男性修會照管，女性修道院時時有可能遭到歹徒惡意的劫搶。⁴⁰一五二四年紐倫堡市政府打算撤銷方濟會設於克拉雷修女安貧會（Klarissenkloster）牧養神父這項職位，希望把這項工作交給新教牧師來負責，結果這個決定引起該修院修女集體反彈。紐倫堡克拉雷修女安貧會的院長Caritas Pirckheimer（1466-1532）出身紐倫堡最富聲望的人文學者家庭，其弟Willibald Pirckheimer可說是奠定紐倫堡人文學研究的翹楚；也是本文第二節所述，為了支持路德宗教改革，於一五二一年與路德一起被教宗開除教籍的紐倫堡名門知識菁英。Caritas自一四七九年進入克拉雷修女安貧會接受教育，一五

39 天主教陣營對自己參加宗教會談會遭遇什麼情境與結果，心裡多少早已有數。對於市政府偏向新教陣營，而不是持平地對待雙方，讓天主教陣營婉拒參加早先（1525.02.27）由市政府提議主辦的新舊教雙方會談。參見：Gottfried Seebass, “Der Nürnberger Rat und das Religionsgespräch vom März 1525.” 479-480。

40 有關這方面的疑慮可以參見Willibald Pirckheimer打算寫給Philipp Melancthon的信稿，參見：Martin Jung, “Caritas Pirckheimer und Philipp Melancthon. Eine denkwürdige Begegnung im Nürnberger Klarissenkloster im November 1525,” in Martin Jung, *Nonnen, Prophetinnen, Kirchenmütter: Kirchen- und frömmigkeits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 Frauen der Reformationszeit*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02), 77-120, here 82; 亦可參見：Caritas Pirckheimer, *Die “Denkwürdigkeiten” der Caritas Pirckheimer (aus den Jahren 1524-1528)*, Ed. Josef Pfanner (Caritas Pirckheimer—Quellensammlung II, Landshut, 1962, 以下簡稱*Denkwürdigkeiten*), 54。

○三年成爲該修院院長。她的學養豐富，通曉希臘文與拉丁文。在這個修道院裡，她不僅擁有豐富的個人藏書，也因爲其弟Willibald與人文藝術界關係深厚，她也透過通訊與當時德意志文化菁英保持相當密切的溝通互動。

一五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宗教會談」過後一個半月，Andreas Osiander寫信給紐倫堡市政府，建議解散所有修道院，並將Caritas Pirckheimer驅逐出境。因爲她雖爲一介女流，卻非孤立無援，她會用不斷寫信的方式，激起大家對她意見的支持。⁴¹一位深居修道院高牆內的女性，會讓一位比她年輕三十歲的宗教改革新銳覺得「她」比其他男性神職人員更具威脅性，Caritas在紐倫堡透過書信寫作所引發的無形影響力是不容小覷的。這些來往的信件部分被Caritas Pirckheimer謄錄在一五二四至一五二八年個人所寫的札記中。她這些札記在一八五二年被文獻學者Constantin Höfler發現，⁴²經過一九六二年Josef Pfanner的校勘比對，有幸爲現代史學研究提供了紐倫堡在走向宗教改革過程中，女性知識分子對當時劇烈時局變化的真實感知與思想紀錄。根據Josef Pfanner當年的命名，這些手札彙編現在是以《要事札錄》（*Denkwürdigkeiten*）這個書名出版問世，⁴³以下便就《要事札錄》所記載的內容，來闡述紐倫堡宗教改革過程中，一些較不爲過去史學研究注意的面向。

Caritas Pirckheimer在《要事札錄》第一章開宗明義寫下，一五二四年的紐倫堡面臨路德宗教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動。她用《舊約聖經》的「大洪水」（*ein große sindfluß*）⁴⁴來比喻這些突如其來的劇變：教會的儀典被廢除；神職人員在許多方面的職權被撤銷；爲了提倡「基督徒的自由」，教會與修道院原本要求謹守的戒律形同虛設；許多修女與修士藉此機會離開修道院，有人還俗後就結婚去了。有些人看到局勢起了這麼大的變化，也紛紛用威脅或欺哄的手法，要將他們原本送進修道院的女眷領回家。⁴⁵

針對紐倫堡市政府要撤換兩百多年來一向負責照管克拉雷修女安貧會的方

41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Bd. 1, Schriften und Briefe 1522 bis März 1525, Eds.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Mohn, 1975-1997), Nr. 54, pp. 142-158, here 150-151.

42 當時出版的標題為：*Der hochberühmten Caritas Pirckheimer, Äbtissin von S. Clara zu Nürnberg,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Reformationszeitalter. In Bericht über das Wirken und den Stand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zu Bamberg*, Bd. 15 (Bamberg: Historischer Verein, 1852)。

43 *Denkwürdigkeiten*.

44 *Denkwürdigkeiten*, 1.

45 *Ibid.*

濟會神父，改由新教牧師來接續這項工作，Caritas在徵詢過自己修院全體修女的意見後，⁴⁶於一五二四年底寫了一封請願書給紐倫堡市政府。⁴⁷在這封請願書裡，Caritas提到，她們這群修女並不排斥新教改革思想，平日也喜歡研讀德文聖經，但是卻無法接受一味抹黑修道院的教義論戰文章；另一方面，她也力陳她們這群修女之所以會選擇修院生活，並非爲了無所事事；因此，希望市政府能讓她們的修道院繼續存在：

我們也希望以最坦誠無欺的心告訴您們，每天我們都用德文與拉丁文聖經來研讀操練。我們也盡自己一切可能，希望徹底明瞭聖經的真義。除了聖經以外，每天我們也會讀一些適合當天情況的文章——除了那些被用來作為教義論戰的文字以外。因為這些文章讓我們看了心裡很難受；而且在我們看來，一點兒都不符合基督徒樸實簡淨的心靈。

[……]我們並不希望，在修道院之外另外尋求過聖潔生活的途徑；反之，我們希望堅守上帝原先召喚我們的方式。因為我們壓根兒不是為了要過好日子才進修道院，也不是想進來修道院賺取自己的工資。上帝與世人都知道，我們其實是一群貧苦卑微的人，但是我們存著遙遠的企盼，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世上本沒有常存的城。⁴⁸

從這一封軟中帶硬的信裡⁴⁹可以清楚看出，在一五二五年的「宗教會談」之前，紐倫堡市政府除了在前述三所重要的教堂讓新教牧師開始宣講宗教改革理念之外，在一般人比較難以探知內情的修道院圍牆內，市政府也已經軟硬兼施地開始悄悄進行符合新教改革理念的教會改造工作了。Caritas《要事札錄》所言及的現象，若與其他不同宗教立場之人所留下的文獻相比對，可以看出相當程度

46 參見：Ibid., 2。

47 Ibid., 8-13.

48 Ibid., 10-11.

49 Caritas Pirckheimer在本引文的最後一句藉著引用《新約·希伯來書》(13, 14)的經文「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警戒紐倫堡市政府塵世權勢不過是轉瞬之間的事。在本引文中，她也提到，修女們在修道院裡並不賺取工資，似乎也有影射新教改革者從事傳道、牧養工作是會要求一定的謝金。這可從她在本請願書中有提到，過去她們接受方濟會神職人員的照管，只需要以一些粗簡的飲食與衣物(die schlecht narung und cleidung)來回報即可；但若換成「俗世的」傳道人(die weltlichen prister)，他們一定不會以此為滿足，而會要求更多具有金錢價值的酬謝。參見：Denkwürdigkeiten, 9-10。

的確實性。例如，Andreas Osiander曾於一五二五年二月要求到克拉雷修女安貧會講道的牧師，在講道前應到修道院的食堂找人，「務必要求大家都出席聽道」（damit sy all musten zuhoren）。⁵⁰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宗教改革不單純是教義辯論的結果，其實也是媒體宣傳的結果。⁵¹然而，在紐倫堡，⁵²卻沒有因為媒體論戰而開展出新的公共言論空間。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幾位紐倫堡畫家的遭遇，來看紐倫堡市政府如何審慎打造紐倫堡成為只能宣講路德教義的帝國直轄市。

Hans Greiffenberger是一位畫家兼業餘作家，⁵³一五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因為繪製了一些詆毀教宗威望的畫，而且在畫上宣揚Andreas Karlstadt對聖餐禮教義所做的不同解釋，結果被市政府逮捕。⁵⁴同年十一月十日紐倫堡市政府對他被拘禁這件事做出決議，市政府要求他不得再繼續出售污衊教宗的畫作，否則將加倍處罰。此外，他對聖餐禮的解釋是「有誤的」，他不可再繼續對他人宣傳這些錯誤的知見。一五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市政會議決議紀錄》（*Ratsverlässe*）是這樣記載的：

找人去告訴畫家Hans Greiffenberger，他畫的那些詆毀教宗威望的畫作不可以再以廉價的方式出售，否則他將因此受罰。市政府這一次原諒他，但是會派人注意他接下來的行為。如果他知錯不改，那就會被加倍處罰。所以他以後不得再販售這類畫作；此外，他的畫作中傳達有關其他那些可議教派的教義，對聖餐禮的解釋是有誤的，

⁵⁰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Bd. 1, Nr. 40, p. 469.

⁵¹ Wolfram Wettges, *Reformation und Propaganda. Studien zur Kommunikation des Aufbruchs in süddeutschen Reichsstädt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⁵² 根據Hans-Jörg Künast的研究，1518-30年間，路德著作的出版25%在Wittenberg，18%在Augsburg，9%在Nürnberg，8%在Straßburg，8%在Erfurt。參見：Hans-Jörg Künast, "Martin Luther und der Buchdruck in Augsburg, 1518-30." *Reformation und Reichstadt—Luther in Augsburg* (exh. cat. of Staats- und Stadtbibliothek Augsburg, 1996), Ed. Helmut Gier und Reinhard Schwarz (Augsburg: Wißner, 1996), 65-70。

⁵³ Hans Greiffenberger相關生平資料參見：*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sbewegung (1518-1524)*, Ed. Adolf Laube, Annerose Schneider, Sigrid Looß et al. 2 vols.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83), vol. I, 268.

⁵⁴ 參見：*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sbewegung (1518-1524)*, vol. I, 268; Thurman E. Philoon, "Hans Greiffenberg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Nuernberg."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36 (1962): 61-75, here 62-63。

他也不再繼續藉著賣畫來傳播這些錯誤的訊息。⁵⁵

在上述的決議文中，提到Greiffenberger一共在兩個問題上讓市政府覺得有必要糾舉他：一是他的畫作詆毀教宗，二是他的畫作宣揚錯誤的聖餐禮觀念。Thurman E. Philoon認為，市政府對Greiffenberger有意見，主要不在於他用畫作詆毀教宗；而在於他公開宣揚與路德宗教改革教義不同的激進改革思想⁵⁶——正如《市政會議決議紀錄》所記載的，他對聖餐禮的解釋是「有誤的」，因此禁止他繼續公開傳揚這些「錯誤的」思想。比對當時紐倫堡的情況，Philoon的看法是可以採信的。因為Hans Greiffenberger的確於一五二六年因不理會市政府要求他不得繼續宣揚與路德教義相左的宗教思想這項規定，被驅逐出境。⁵⁷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宗教會談前，紐倫堡市政府不僅開始針對天主教進行教義、禮儀、修道院的改革；他們也對與路德教義相左的其他新教教派進行排擠的行動。與Hans Greiffenberger雷同的情況也發生在紐倫堡其他畫家身上：一五二五年一月十日有三位畫家——Sebald Beham（1500-1550），Barthel Beham（1502-1540），以及Georg Pencz（c. 1500-1550）——因為散布Andreas Karlstadt與Thomas Müntzer激進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的思想，堅稱他們只承認上帝是救主，反對聖餐禮與洗禮，而且他們還認為與耶穌基督相關的神蹟都是人捏造出來的故事，所以被市政府控以褻瀆神明、堅持特定教派教義、蔑視公權力等罪名。法庭受審後，這三位畫家被判處暫時驅逐出境。⁵⁸這件事情處理完畢，市府常務秘書長Lazarus Spengler寫信向路德報告整個事件處理的經過。從這一點來看，紐倫堡市政當局與路德之間保持有相當密切的聯繫，是可以清楚看出的。一五二五年二月四日，路德寫給Spengler的回信如下：

至於您們問我，這些人該如何懲處？說實在，我不認為這些人的行徑是褻瀆上帝，而是將他們視為是土耳其人或是叛教的基督徒。因此他們不應受到世俗掌權者的懲處，尤其不應對他們的肉體加以處罰。在他們不承認公權力的有效性以及不服從公權力管轄之處，其實也就意味著，他們已經喪失自己在此處所有的身分與資產。說實在，他們心裡一定暗藏著一些叛亂與謀殺的想法。這個部分執政者

55 轉引自：Deutsche Geschichte in 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Bd. 3, Reformationszeit 1495-1555, Ed. Ulrich Köpf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2001), 229。

56 Thurman E. Philoon, "Hans Greiffenberg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Nuernberg." 62.

57 Ibid., 64.

58 參見：Herbert Zschelletschky, Die drei "gottlosen Maler von Nürnberg": Sebald Beham, Barthel Beham und Georg Pencz (Leipzig: E. A. Seemann Verlag, 1975)。

一定要看清楚。相信各位大人心裡很清楚該如何處置這些人。⁵⁹

上述這幾名畫家個人的遭遇，正反映出紐倫堡一般百姓具體而微的遭遇。誠如前文提到，紐倫堡市政府雖然支持具有路德改革思想的牧師在紐倫堡宣揚宗教改革理念；但是對於與路德改革思想相左的教派，例如再洗禮教派（Anabaptism）或瑞士慈運理的改革教派，卻採取隔絕排除的態度。⁶⁰因為他們並不希望一般小市民在旁鼓譟，以免造成社會失序混亂。支持比較激進改革思想的畫家，企圖透過圖像傳播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路德以外其他改革教義的看法與支持，但卻逃不過市政府嚴格的監管。這些例子在在讓我們看到，紐倫堡市政府以接受路德改革教義作為該城走向宗教改革唯一的選項，是經過執政當局抉擇，以及長期審慎布局推動後的結果，而非被「宗教會談」表面上看似理性的教義辯論所影響；也非因為一時之間被「鄉民抗爭運動」緊迫的情勢所逼，不得不快速做出的急迫決定。

當然，從路德教派的立場來看，它當時的確是身處腹背受敵的苦境——既要面臨天主教反撲力量的攻擊，又要時時注意其他新興改革教派的挑戰。紐倫堡市政當局會願意將整個城市的未來孤注一擲在路德教派身上，除了紐倫堡統治階層與知識菁英多年以來與路德有不錯的互動之外，路德教派在某些重要課題上所發展出來的政策，讓紐倫堡市政當局覺得比較切合他們的想像與需要，應該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關鍵因素。以下便以宗教圖像在當時德意志社會所引發的重大爭議，來探討紐倫堡市政府為何會認為，路德教派的教義與政策是比較切合他們城市發展所需要的。

四、從宗教圖像問題看路德教派文化政策的形成

一五〇〇年左右，正是紐倫堡作為德意志人文藝術之都的黃金時代。然而，宗教改革對圖像問題的爭議，卻為方興未艾的紐倫堡藝術文化發展，帶來棘手的難題；也讓當地原本蓬勃發展的手工業受到重大衝擊，對民生經濟造成不可

⁵⁹ WA, Abt. III. Briefwechsel, Bd. 3, 432-433.

⁶⁰ 紐倫堡市政府在思考「宗教會談」後續的宗教政策時，早已事先決定，只接受一個新教教派的教義，以使全市的講道內容沒有歧異。參見：Gottfried Seebass, “Der Nürnberger Rat und das Religionsgespräch vom März 1525.” 476-477; Austin Patterson Evans, *An Episode in the Strugg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The Sectaries of Nurembe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4); Claus-Peter Clasen, “Nuernberg in the History of Anabaptism.”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39 (1965): 25-39。

小觀的影響。這個問題可從Sebald Beham⁶¹約於一五二四年所製作的版畫傳單（圖五）看得出來。Beham的版畫傳單內文是由鞋匠詩人Hans Sachs所寫的。⁶²傳單的標題是：〈一個新的議題：神職人員與若干手工業者如何抱怨路德〉（Ein neuer Spruch / wie die Geystlichkeit und etlich Handwerker über den Luther clagen）。傳單的內容是批判一些仍與天主教神職人員站在同一陣線的手工業者——例如，鑄鐘匠、畫家、金飾藝匠、石雕工作者、繪製書寫主禱文的畫師、教堂禮儀用品裝飾設計師。從這幅版畫可以清楚看到，畫面左邊那些反對宗教改革的人衣冠楚楚，顯示出他們是經濟情況相當不錯之輩；反之，畫面右邊手持聖經的馬丁路德背後，站的都是一些衣著樸實、手拿犁鋤、桶子的市井小民。Hans Sachs在文章裡，以「吝嗇」（geitzig）與「心中沒有上帝」（gotlos）來形容那群站在神職人員背後的手工業同行。

為什麼手工藝術創作者會被熱情投入宗教改革的紐倫堡市民看成是抵擋宗教改革進行的重要社群呢？對視覺藝術正蓬勃發展的紐倫堡而言，這與市政當局選擇只認定路德教派、而不願意開放其他新教教派來到紐倫堡這個抉擇之間，是否存在一些重要的關連？以下將針對這一個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就教義而言，「圖像」問題原非路德在從事宗教改革初期關心的議題。雖然路德相當反對信徒心中沒有宗教敬虔，卻奢望透過奉獻藝術品給教堂來獲得上帝庇佑這樣的想法與作法；⁶³但是，對圖像本身，路德並不覺得有什麼好批判的。他認為，宗教圖像就像宗教儀典一樣，如果有信徒覺得透過這些可見的形式可以讓他的信仰生活比較有依靠，那就應該效法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一至四節所言：「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人能使他站住」。⁶⁴但是，這樣寬和面對傳統宗教文化的態度並沒有被早年與路德一起從

61 參見：Günther Vogler, "Imperial City Nuremberg, 1524-1525." 44-45。

62 參見：Martin Luther und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Ed. Gerhard Bott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83), 251; Luther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Kunst. Ed. Werner Hofmann (exh. cat. of Hamburger Kunsthalle, 1983-1984), 129-130; Robert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People.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30-32。

63 參見路德於1520年的講道辭〈論善功〉("Von den guten Werken")，參見：Martin Luther, *Studienausgabe*. 6 vols.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2), vol. 2, 22-23。

64 Martin Luther, *Studienausgabe*. vol. 2, 27. 有關此問題亦可參見：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The Protestant Image Ques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6-8.

事宗教改革的戰友深切體會。一五二一年下半年，路德原屬的威騰堡奧古斯丁修會（Augustinian Order）已經開始在修會內部倡言不必再持守禁欲清規，不必再向神父告解，也開始脫下過去穿在身上的修士袍。從那年十一月開始，威騰堡宗教改革在Andreas Karlstadt等人的引領下，開始往質疑宗教圖像有可能會引人進入偶像崇拜的方向發展。

一五二二年一月十日，威騰堡奧古斯丁修會首先發難，移除了該修會教堂內的宗教圖像。對此，Andreas Karlstadt 極力表示讚揚，並於該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談移除宗教圖像〉（“Von Abtuung der Bilder”），⁶⁵自此他開始積極投身傳播廢除宗教圖像的激進改革思想。同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威騰堡接連發生其他三件破壞宗教圖像的事件，許多民眾都參與其事；甚至連市政府都已經同意，爲了避免偶像崇拜事件發生，教堂內的宗教圖像應該移除。⁶⁶

原來在Wartburg專心翻譯聖經的路德聽聞這些事後，兼程趕回威騰堡處理。面對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破壞行爲，路德藉由一五二二年三月復活節前的〈四旬齋講道〉（“Invokavitpredigten”），清楚表達他反對以激烈手段進行宗教改革的立場。這一系列的講道是由一五二二年三月九日至十六日每天舉行一場，一共舉行了八場。講道的文稿在一年之後以紙本形式出版；但是〈論圖像〉（“Von Bildtussen”）的部分（包含在第三與第四場講道中），卻立即印製發行，顯見路德將這個部分視爲他整個系列講道最核心的關懷。⁶⁷

在〈論圖像〉的講道中，路德開宗明義針對掃除宗教圖像之事提出基本奉行原則：不要將他人可以憑意志自由做抉擇的事，硬要變成強迫他人一定要接受的事，這是上帝不容許的。⁶⁸雖然摩西十誡提到：「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出埃及記〉20: 4-5），然而，路德認爲，這項誡命不應從表面的字義來理解。因爲舊約聖經也曾提到，摩西曾奉上帝旨意製造了一條銅蛇，讓被上帝懲罰的以色列百姓藉由仰望這條銅蛇來獲得醫治（〈民數記〉21: 4-9）。路德認爲，摩西不可能一方面禁止以色列人製造圖像，一方面

65 收錄於：*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sbewegung (1518-1524)*, 105-127。

66 參見：Ulrich Bubbenheimer, “Scandalum et ius ius divinum. Theologische und rechtstheologische probleme der ersten reformatorischen Innovationen in Wittenberg 1521/22.”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onistische Abteilung* 59 (1973): 263-342。

67 參見：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12-13。

68 WA, Abt. 3 Briefe, Teil 1, Bd. 10, p. 26.

自己卻去製造一條銅蛇來讓民眾仰視。因此，路德說，十誡誠命的意涵應是：「製造圖像」與「偶像崇拜」是兩個層次的事情。只有當圖像成為偶像崇拜的對象，圖像才應該被廢除。⁶⁹此外，路德也強調，與圖像相關的「偶像崇拜」還包括：奉獻者心中根本沒有真誠的信仰，但卻希望透過捐贈教堂宗教圖像來累積自己的「善功」。⁷⁰針對這一點，路德也坦言，他人心中究竟有沒有真誠的信仰，是很難論斷的事。究極而論，路德認為，擔心宗教圖像淪為偶像崇拜的人應該效法保羅在雅典的行為——雖然看到滿城都是雕像，但是保羅並沒有動手去破壞任何東西；他只是站在市集裡，積極地與當地人對話（〈使徒行傳〉17: 16-31）。畢竟，逞一時之快掃除了威騰堡這個小地方的宗教圖像，並不能達到什麼實質上的改革效果：

你把此地的宗教圖像一掃而光，你當真就因此相信，這樣你也就把紐倫堡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圖像清除殆盡？還早得很。⁷¹

路德在此特別提到紐倫堡，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句話。誠如Sergiusz Michalski所言，在路德心中，圖像製作是相沿成習的社會傳統（all imagery is a matter of social convention），⁷²路德並不相信真的有人會把十字架上受難的人像當成真實的上帝。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路德心裡很清楚，宗教圖像的問題不只是教義論辯的問題，它還與相沿成習的信仰心理、社會文化，以及民生經濟等問題交纏在一起。誠如現代宗教史研究指出，歐洲近代初期的宗教環境不是靠抽象的教義形塑起來的，而是與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的宗教儀典、儀式、各式各樣的信仰文化習俗與宗教經驗結合而成的混合物。⁷³斷然切割過去的一切，所可能導致的社會心理恐慌、文化失傳、經濟民生問題，不是神學論辯可以單方面輕易解決的。

也就是從一五二二年威騰堡發生破壞宗教圖像的事件開始，路德開始積極與過去自己陣營的戰友、如今成為激進的宗教改革者（radical reformers）——

69 WA, Abt. 3 Briefe, Abt. 3, Teil 1, Bd. 10, p. 28.

70 Ibid.

71 Ibid. p. 29.

72 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20.

73 Robert W. Scribner,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on daily life." *Mensch und Objekt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d. Gerhard Jaritz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1990), 315-343; Susan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Ritual: An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4; Edward Muir, *Ritual in the Early Modern Europe*, 181; *The German 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 C. Scott Dixon (Oxford: Blackwell, 1999), 27.

Thomas Müntzer以及Andreas Karlstadt——劃清界限。一五二四年，Müntzer帶領信徒搗毀撒克森地區Mallerbach的朝聖教堂（Wallfahrtskapelle），路德知道後非常不以為然，寫了一篇短文〈致薩克森君侯函，論煽動暴亂的惡靈〉（“Ein Brie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rührerischen Geist”）⁷⁴來抨擊Müntzer。這是路德首次對過去自己陣營的戰友公開發出的論戰信函。在這封信裡路德提到：

耶穌基督和他的使徒不曾搗毀過教堂以及砸爛宗教圖像，他們用上帝的話語來贏得信徒的心。藉此，那些不好的教堂與圖像自然而然就會消失。⁷⁵

一五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五二五年一月，路德又寫了一篇超過一百頁的長文〈批判那些上天派下來的先知，論宗教圖像與聖餐禮〉（“Wider die himmlischen Propheten, von den Bildern und Sakrament”），來正面迎擊Andreas Karlstadt在一般市井小民間越來越受歡迎的觀點。在這篇文章裡，路德不僅刻意下了一個子標題「論破壞宗教圖像風暴」（Von dem Bildsturmen）；⁷⁶他還清楚指出，Karlstadt鼓動大家要透過充滿衝突的煽情方式來掃除宗教圖像，這跟宗教改革前的人積極想要從外在行為上建立「善功」其實沒有兩樣。表面上，宗教圖像好像被掃除了；但是，破壞圖像者的心中反而因此充滿成就「善功」的浮誇自信與虛榮（falsch vertrauen und rhum des werks）。⁷⁷接下來，路德提出，摩西十誡第一誡規範的宗旨在於「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20: 3），藉此，路德區分出「宗教圖像」與「異教神祇崇拜 / 偶像崇拜」（Abgötterei）的差異：

圖像或是柱像的製作如果不是拿來崇拜其他神祇用，那這類的圖像創作就不該禁止，因為這並不抵觸主要誡命「你不可有別的神」。⁷⁸

就現實層面而言，路德也強調，如果要清除教堂裡的宗教圖像，那一定要在當地政府合法執行公權力的情況下進行，否則很容易引發社會秩序失控。⁷⁹爲了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宗教改革者應適度地尊重世俗統治權，而不要只是急

74 Müntzer 是Allstedt的牧師，1524年3月24日，他率領信徒搗毀鄰鎮Mallerbach的聖母朝聖教堂。這個行為引起路德相當大的不滿，透過寫〈致薩克森君侯的信，論煽動暴亂的惡靈〉這封公開信，迫使 Müntzer於該年八月離開薩克森地區。

75 Martin Luther, *Studienausgabe*, vol. 3, 102.

76 WA, Abt. 4 Werke/ Schriften, Teil 2, Bd. 18, p. 67.

77 Ibid., p. 69.

78 Ibid.

79 Ibid., p. 72.

著想伸張自己的理念。⁸⁰另外一方面，路德也提到，具有紀念意義以及見證意義的圖像，例如，耶穌受難像以及聖徒肖像，都應該在摩西律法精神下受到保存。⁸¹至於已經存在的宗教圖像，路德認為，只要自己心中能夠秉持住對上帝堅定的一神信仰，外在環境有沒有圖像其實沒什麼好太斤斤計較。對此，他舉出保羅在〈哥羅西亞書〉（2: 16-17）、〈加拉太書〉（4: 10-11），以及〈哥林多前書〉（8: 4）所提到的，基督徒應該憑著自己面對上帝時本應具有的良知來運用意志自由，而不應死守特定的律法規範。⁸²

就一五二二年至一五二五年的發展來看，可以看出，導致第一代宗教改革陣營分裂的原因，就在於對宗教圖像存廢問題的爭議無法解決。而這段期間也正是各地宗教改革者藉由圖像問題的爭辯，奮力引領個人風騷的爭鋒時期。誠如路德在〈批判那些上天派下來的先知，論宗教圖像與聖餐禮〉一文所言，這個本是細枝末節的外在問題如果不小心處理，最後可能會讓宗教改革付出的所有心血付諸流水。⁸³因此，在這篇文章一開頭，路德就明白表示，爲了駁斥Karlstadt這個最令他們頭痛的對敵（*unser ergerster feynd*）⁸⁴所傳講的錯誤思想言論，他願意在上帝的幫助下終生奮鬥。⁸⁵

路德於一五二二年所做的「四旬齋講道」，奠定了路德教派與當時各地蓬勃興起的各種激進宗教改革教派最根本的不同；而他於一五二五年所寫的〈批判那些上天派下來的先知，論宗教圖像與聖餐禮〉則正式確立了路德教派支持並保護宗教藝術存在的基本立場。這個立場一旦確立，路德幾乎就不再對宗教圖像存廢問題繼續發表重要的看法。後來在與其他具有極度競爭性的改革對手——例如瑞士的慈運理以及史特拉斯堡的Martin Bucer——對話時，圖像問題也不曾被路德提出來與競爭對手討論過。例如，一五二九年十月初，路德與瑞士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改革者慈運理在「馬爾堡宗教會談」（*Marburger Religionsgespräch, Marburg Colloquy*）⁸⁶對話（這是這兩位重量級宗教改革者生

80 *Ibid.*, pp. 72-73.

81 *Ibid.*, p. 73.

82 *Ibid.*, pp. 77-78.

83 *Ibid.*, p. 73.

84 *Ibid.*, p. 62.

85 *Ibid.*

86 「馬爾堡宗教會談」最主要是爲了解決馬丁路德與瑞士的Zwingli以及史特拉斯堡的Martin Bucer這三個主要新教陣營對聖餐禮看法的歧異。參與者有當時最具有影響力的宗教改革者：除了上述三位外，還有Philipp Melancthon, Andreas Osiander, Justus Jonas der Ältere, Stephan Agricola等人。

平唯一一次親自會面），以及一五三〇年路德陣營擬定試圖團結所有新教陣營的〈奧古斯堡信仰告白〉（*Confessio Augustana*）時，圖像問題都沒有被提出來協商。在有關宗教圖像的議題上，路德可說是下定了決心，以樹立自己教派明確文化政策的姿態，來面對當時排山倒海反對他立場的聲浪。⁸⁷

就當時其他宗教改革者反對宗教圖像繼續存在的問題而言，主要的關鍵在於，宗教圖像與中古以來的聖徒崇拜（the cult of saints）以及聖徒遺骸崇拜（the cult of relics）有密不可分的關係。⁸⁸就基本的改革立場而言，這兩項當然也是路德認為需要被改革破除的，這可從畫家Lucas Cranach（1472-1553）與路德的改革戰友Philipp Melancthon（1497-1560）在一五二一年合作出版的《耶穌受難故事與敵基督者》（*Passional Christi und Antichristi*）一書，對這些現象不斷冷嘲熱諷清楚看出。然而，在面對與此相關的宗教圖像問題時，路德卻選擇切割開來處理，不去討論宗教圖像本質以及究竟應存或廢的爭議。⁸⁹

路德為什麼會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回應當時歐洲風起雲湧的圖像爭議？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瑞士地區的宗教改革運動在一剛開始的時候，以掃除宗教圖像為號召，成功地樹立起自己的教派認同，此舉不僅受到瑞士地區一般民眾的熱烈迴響，也促使德意志南部不少民心倒戈轉向他們的陣營；第二，一五二五年 Thomas Müntzer所帶起的「鄉民抗爭運動」如星火燎原般在德意志各地蔓延開來，這促使路德選擇以更審慎的態度來處理與社會文化相關的議題，以爭取德意志主流領導階層對他的支持。

根據上面的論析可以歸結出，宗教圖像的爭議促使路德在面對當時以神聖羅馬帝國為主要思考的德意志社會時，採取相對保守謹慎的態度，這也標誌了以路德為首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在路線上與瑞士宗教改革最根本的差異。在執行面上，路德的宗教文化政策願意與各地執政當局協商配合；瑞士地區則非如此。瑞士各地的執政者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往往需要自行設法來面對破壞宗教圖像事端可能連帶引爆的狂亂社會風潮。當社會陷入混亂時，往往是執政者必須對宗教改革支持者退讓妥協的時刻，以免事態變得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在瑞士，

87 有關當時新教徒破壞宗教圖像浪潮波及的範圍參見：Sergiusz Michalski, "Die Ausbreitung des Reformatorischen Bildsturms (1521-1537)." *Bildersturm: Wahnsinn oder Gottes Wille*, Ed. Cécile Dupeux (München: Fink, 2000), 46-51。

88 有關聖徒崇拜與聖徒遺骸崇拜的問題，參見：Carol Piper Heming, *Protestants and the Cult of Saints in German-Speaking Europe, 1517-1531* (Missouri: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2003)。

破壞宗教圖像往往是市井小民趁機掀起社會政治改革運動的藉口。

一五二三年九月，瑞士蘇黎世地區在慈運理領導下發起破壞宗教圖像行動。⁹⁰由於蘇黎世市政府並不希望當地社會秩序因此失控，所以採取了許多降溫的措施。⁹¹一五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市政府首先下令，除非原來的奉獻者同意移除早先捐贈給教堂的圖像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動手搬移。一五二四年六月，市政府又再次下令，給予曾經捐贈教堂圖像的人五天時間來搬走以前的奉獻物。接下來，市政府才在該年七月允許將蘇黎世教堂內所有的宗教圖像（除了彩色玻璃窗以外）焚燬或是熔化，熔化宗教造像所得的款項，就拿來捐助窮人。蘇黎世原先的城市主保聖徒St. Felix與St. Regula的遺骸則被慎重地下土安葬。然而，受激進改革者影響的地區，掃除宗教圖像的工作有更多時候是在失控的情況下進行。例如，一五二九年二月八日至九日，瑞士巴塞爾（Basel）發生大規模破壞宗教圖像風暴，短短兩天內，好幾千民眾加入破壞行列，巴塞爾主教座堂以及幾所重要天主堂的宗教圖像在暴動與混亂中被破壞殆盡。參加此次行動的民眾在如願之後，還高聲對市政府噓聲：「你們三年來傷透腦筋搞不定的事，我們一小時之內就都全部搞定了！」⁹²這樣突如其來、讓整個城市陷入驚恐慌亂的舉動，讓當時住在巴塞爾的知名人文學者伊拉斯謨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67- 1536）震驚不已，⁹³因此選擇離開這個已經居住了七年之久的城市。誠如Carlos Eire指出，巴塞爾破壞宗教圖像的情況之所以會如此激烈，其實與當地市民希望升高此一宗教文化衝突，來與主張溫和面對宗教改革問題

89 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34-35, 38.

90 參見：L. Palmer Wandel, "Iconoclasts in Zurich." *Bilder und Bildersturm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ds. Robert W. Scribner and Martin Warnke (Wisbaden: Harrassowitz, 1990; 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 46), 125-142; Bruce Gordon, *The Swiss Re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3-65. 有關Zwingli反對宗教圖像繼續存在的學術專著，參見：Charles Garside, *Zwingli and the Ar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Bilderstreit. Kulturwandel in Zwinglis Reformation*. Eds. Hans-Dietrich Altendorf and Peter Jezler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4).

91 參見：Peter Jezler, "Etappen des Zürcher Bildersturmes." *Bilder und Bildersturm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43-174。

92 Johannes Ökolampadius, *Briefe und Akten zum Leben Oekolampads. Zum vierhundertjährigen Jubiläum der basler Reformen*, Ed. Ernst Stahelin (Leipzig: Heinsius, 1934), vol 2, 281: "Vos intra triennium deliberando nihil effecistis, nos intra horam hec omnia absolvemus."

93 參見他於1529年7月寫給Willibald Pirckheimer的信。

的執政當局抗爭，藉此要求執政當局下放更多政治權力給一般百姓。⁹⁴一五三四至一五三五年，在Guillaume Farel (1489-1565) 牧師講道的激發下，日內瓦 (Geneva) 大部分教堂的宗教圖像也跟著被掃除殆盡；接下來，天主教神職人員開始被驅逐離開這個城市。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內瓦市政府在新教徒完全掌控該城情勢的狀況下，正式宣布日內瓦成爲接受新教改革的城市，⁹⁵放棄天主教所有儀典，廢除教宗立下的規矩，並且不可再有任何宗教圖像及偶像。⁹⁶

與瑞士相形之下，接受路德改革地區的傳統宗教文化至今仍受到相當妥善的保存。兩相對照，實在是有相當明顯的差異。雖然Heiko Oberman曾說，與瑞士宗教改革相比，路德在宗教改革裡追求的是，如何「改革」傳統的羅馬公教，使之重返合乎《新約》福音精神的基督信仰。因此，對西歐分裂難收的信仰世界究竟何去何從的問題，路德並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作法與藍圖。⁹⁷然而，以處理宗教圖像的爭議問題來看，路德當年之所以不願意選擇走向Karlstadt、Müntzer、慈運理，甚至後來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那樣要求徹底與天主教切割乾淨的路線，他的相對保守沈默，其實也在天主教與激進改革教派兩個光譜的極端中間，創造了另外一種交由時間來解決的可能。就保存歷史文化傳統的角度而言，路德當年在文化政策上的決定，應該是紐倫堡領導菁英比較可以認同的思考方向。

就現實執行面來說，路德也強調，各地執政當局有權決定如何處理自己境內的宗教圖像。⁹⁸他選擇尊重社會既有的宗教文化認知，不希望掀起社會內部深沈巨大的恐慌不安；也願意兼顧世俗公權力的裁決，並不堅持讓牧師與神學家的意見來左右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只希望透過教育與公權力的理性運用來逐步改變社會的思維與體質。⁹⁹路德在文化政策上選擇比較保守穩健的路線，

94 Carlos M. N.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4-119.

95 參見：Carlos M. N.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122-151.

96 *Les Registres du Conseil de Genève*, Eds. E. Rivoire and V. van Berchem, 13 vols. (Geneva, 1900-1940), vol. 13, 576.

97 Heiko A. Oberman, "Reformation: End Time, Modern Times, Future Times." In Heiko A. Oberman, *The Two Reformations: The Journey from the Last Days to the New Worl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2-80, here 77-78.

98 在1525年所寫的〈批判那些上天派下來的先知，論宗教圖像與聖餐禮〉一文中，路德提到，《舊約聖經》記載有關破除偶像或宗教圖像的行為不是由暴民來作，而是由執政當局 (Obrigkeit)。

99 參見：Bernhard Lohse, "Luther und der Radikalismus." *Lutherjahrbuch* 44 (1977): 1-27;

一如在傳道上，他也寧可選擇傳講具有普遍教育性、啓蒙性的宗教訊息，而割捨比較能引發一般信眾高度興趣的主觀宗教經驗，這個部分誠如Jane Strohl所言：

Müntzer批評路德在宗教上是個馬屁精，只是撒克森選王侯的御用神學家，路德排斥靈恩經驗，因為他根本不曾有過。從另外一方面來看，路德很擔心透過宣揚主觀靈恩經驗強力吸引信眾所可能引發的宗教混亂。他一再強調依循聖經所載教義的客觀準則，以及依據這些準則所建立的教會傳統。¹⁰⁰

從紐倫堡的政治領導菁英願意孤注一擲相信，路德的教義是比較符合他們城市文化發展需求的例子來看，路德教派能在當時競爭激烈的眾多新教改革教派中坐穩自己發展的局面，文化政策的成功實在不容小覷。然而，就批判者／競爭者的角度而言，當然這也是他們指責路德改革不夠徹底、與世俗妥協的地方。例如，一五二七年慈運理就曾經抱怨過，路德如果能在圖像與聖餐禮的問題上更徹底地貫徹改革思想，那就更臻完美了。¹⁰¹的確，在這個部分，路德是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在一五二五年紐倫堡「宗教會談」上意氣風發高談路德改革理念的Andreas Osiander，一五四八年因為無法認同紐倫堡市政府同意簽署天主教色彩頗為濃厚的「奧古斯堡臨時宗教和平宣言」(Augsburger Interim)，來順應查理五世要求所有帝國直轄市都必須接受這項命令，所以選擇永遠離開這個曾經讓他意氣風發的城市，遠赴波羅地海邊的科尼斯堡(Königsberg)擔任神學教授。「政治」與「宗教」之間難以避免的衝突，是這個相當堅持貫徹宗教改革理念的路德教派牧師，在當時歷史環境與路德教派發展策略思考上，必然會碰到的問題。

路德在討論宗教圖像的問題時，雖然不會像其他宗教改革者那樣，深入去批判宗教圖像背後可能隱含的複雜宗教社會心理，以及經濟利益因素；¹⁰²但是，當他在一五二二年「四旬齋講道」時就具體點出的問題：「你把此地的宗

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22-23.

100 參見：Jane E. Strohl, "Luther's spiritual journe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tin Luther*, Ed. Donald K. McK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9-164, here 150。

101 Huldreich Zwingli, *Huldreich Zwingli sämtliche Werke*, Ed. Emil Egli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05-1983), vol. 5, 723-724.

102 Zwingli及其跟隨者認為，圖像的製作只有神職人員以及藝術創作者得到好處。而捐贈宗教藝術品給教堂的人，往往帶著炫耀與虛榮的心理，從神學上來看，這其實是

教圖像一掃而光後，你當真就因此相信，這樣你也就把紐倫堡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圖像清除殆盡？」這句話其實值得我們做更進一步的思考：路德是否在紐倫堡充滿藝術傑作的教堂裡，看到了新舊教交替時期一個不要太尖銳去碰觸的宗教心理灰色地帶？在這個部分，他是否也選擇不讓紐倫堡支持他推動宗教改革的領導菁英左右為難？Carl Christensen在討論德意志宗教改革時期的藝術時，曾經說過：「在公開告白的信仰與個人的信仰行為之間經常存在著落差，這個落差正反映出這個時代文化的內在矛盾。」¹⁰³這個問題在過去與路德相關的研究裡，從來沒有被具體提出來討論過。下文希望能夠以紐倫堡聖羅倫斯教堂與聖塞巴德教堂宗教藝術品在宗教改革時代的遭遇為例，深入來檢視這個問題。

五、宗教改革時期紐倫堡的宗教圖像

紐倫堡著名的雕刻家Adam Kraft (1455 / 60-1509) 於一四九三至一四九六年間受市政委員Hans Imhoff委託，為該教堂雕造了一座高達二十公尺的《聖體塔》(Sakramentshaus, 圖六)。¹⁰⁴相較於十二世紀末以來，教堂都是採用雙手可以捧握的聖體匣來擺放彌撒祝聖過的「聖體」(the consecrated host)，聖羅倫斯教堂用這座堂皇的石雕《聖體塔》來存放、展示基督聖體，從建築規模、雕工的講究，以及視覺效果各方面來看，都是歐洲宗教藝術絕無僅有的傑作。

Imhoff是紐倫堡豪門，十四世紀起就定居在此。他們不僅從事紡織、香料、金屬生意，也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有許多貿易上的合作關係。自一四七〇年起，Hans Imhoff便擔任聖羅倫斯教堂的監察人(Kirchenpfleger)。選擇奉獻這座價值不菲的《聖體塔》給自己監管的教堂，不僅可以藉此表現自己家族的宗教虔誠與身分財富；在作品題材選擇上，也充分顯示出Hans Imhoff對中古末期羅馬公教鼓吹崇敬「基督聖體」(Corpus Christi)¹⁰⁵的高度信仰回應。然而，隨著

一種「偽善」。參見：Sergiusz Michalski,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55。

103 Carl C. Christensen, *Art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14: "To be sure, the frequent gap between professed belief and personal behavior constituted one of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of the Age."

104 有關這個《聖體塔》的相關研究參見：Corine Schleif, *Donatio et Memoria. Stifter, Stiftungen und Motivationen an Beispielen aus der Lorenzkirche in Nürnberg* (München: Deutsche Kunstverlag, 1990), 16-75。

105 Corine Schleif, *Donatio et Memoria*, 23-36. 有關中古「基督聖體」崇拜習俗的形成參見：Miri Rubin, *Corpus Christi. The Eucharist in Late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紐倫堡正式接受宗教改革，聖羅倫斯教堂駐堂牧師Andreas Osiander也於一五二八年發表〈教會守則〉，主張教會廢除天主教崇敬「聖體」的傳統。¹⁰⁶儘管如此，這個《聖體塔》卻沒有遭到任何破壞，始終完好保存至今。¹⁰⁷

宗教改革之後，教堂原來擁有的宗教藝術品（例如，聖徒雕像、祭壇畫 / 雕刻、聖體匣等等）與禮儀用品（例如，神父行彌撒或聖餐禮時所穿的織錦法袍、燭台、聖杯等等）被紐倫堡市政府劃歸為各教堂應妥善保管的教會財產。在這方面，不管新教神學家個人對羅馬公教遺留下來的宗教藝術品看法為何，即使如Osiander這樣的意見領袖有時想法與市政府並不同調，但是，市政府透過對公權力的堅持以及各教堂監察人影響力的發揮，讓紐倫堡的宗教藝術品能夠在原處繼續被完善保存下去。市政府作為各教堂的主管機關（Patronatsherr），¹⁰⁸不時會對教堂財產進行查核。當金匠、銀匠店出現來路不明的教堂宗教藝術品、宗教禮儀用品時，市政府也會進行干預。¹⁰⁹這也就是說，在紐倫堡，不是宗教改革者決定該城傳統宗教藝術品究竟該存該廢、何去何從？而是交由市政府從行政層面來決定。¹¹⁰誠如Corine Schleif指出，對於重要教堂裡一些附屬的私人家族禮拜小堂，如果該家族的子嗣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意見，市政府傾向於不去干涉他們處理自己家族禮拜小堂的各種事宜。這樣的行政原則也相當吻合Hans Imhoff在一四九八年所立遺囑上交的話：這個《聖體塔》將來就是由Imhoff家族的嫡長子（同時必須是紐倫堡市民）負起維護、清潔等責任。直到Imhoff家族香煙斷絕，才交由紐倫堡市政府擔任這個《聖體塔》的持有人。¹¹¹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紐倫堡另一個家族身上。一五一七至一五一八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發生之際，紐倫堡著名的雕刻家 Veit Stoß (1447 / 48-1533) 正受該城市政委員 Anton Tucher (1458-1524) 委託，為聖羅倫斯教堂雕刻一個巨型的《天使報喜雕像》（*Englischer Gruß*, 圖七）。這個用菩提木所雕刻的懸掛雕像，用一串木雕的巨型玫瑰念珠將聖母與正向聖母傳遞聖靈感孕訊息的大天使

106 參見：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vol. 3, 187-205; C. Scott Dixon, *The Reformation and Rural Society: the Parishes of Brandenburg-Ansbach-Kulmb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29。

107 Carl Christensen, "Iconoclasm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cclesiastical Art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1 (1970): 205-221, here 218.

108 Corine Schleif, *Donatio et Memoria*, 16-17.

109 Gottfried Seebas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 Gewordenen Kirchen Nürnbergs." 42-43.

110 *Ibid.*, 43.

111 Corine Schleif, *Donatio et Memoria*, 45.

加百列圍繞起來。就在宗教改革發生的時刻，奉獻一個充滿傳統羅馬公教意涵的巨型木雕給聖羅倫斯教堂，Anton Tucher的舉動是耐人尋味的。

在紐倫堡，Tucher家族也像Imhoff家族一樣，都是以工商貿易起家的豪門。Anton Tucher先是在義大利威尼斯經商多年，一四七七年，也就是聖羅倫斯教堂完工落成的那一年，他被選為紐倫堡市長（Bürgermeister）。此後，他就一直在紐倫堡市政府位居高職，直到過世為止。一五〇五年Anton Tucher被選為市政副總理（der zweite Losunger），一五〇七年則被選為市政總理（der vorderste Losunger），他在紐倫堡實際享有的政治影響力是相當可觀的。在宗教上，Anton Tucher也擔任許多修道院與教堂的監察人（Kirchenpfleger），¹¹²其中與本文最相關的，莫過於他繼承自曾曾祖父Berthold Tucher以來的家族傳統，擔任聖塞巴德教堂監察人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五二五年紐倫堡正式接受新教改革為止。除了對紐倫堡的政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外，Anton Tucher也是紐倫堡最早表態支持路德宗教改革的重量級人士之一。宗教改革發生後，路德的思想在紐倫堡奧古斯丁修會會長總代理Johann von Staupitz（1460/69-1525）的宣揚下，很快地獲得紐倫堡菁英社會的支持。這些與Staupitz往來密切、支持宗教改革的紐倫堡政治、文化菁英組成了一個以Staupitz姓氏為會名的「Staupitz協會」（Sodalitas Staupiziana），參加的成員包括Anton Tucher、紐倫堡市政府秘書長Lazarus Spengler，以及著名畫家Albrecht Dürer。一五一八年，馬丁路德親自在紐倫堡與「Staupitz協會」的會員見面，大家對他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便將這個協會改名為「馬丁協會」（Sodalitas Martiniana）。

Anton Tucher作為一位支持路德宗教改革理念的政治菁英，以及一位承襲家族傳統喜歡贊助宗教藝術活動的紐倫堡市民，他卻於一五一八年委託虔守天主教信仰的Veit Stoß為聖羅倫斯教堂創作天主教意涵濃厚的大型木雕《天使報喜雕像》，這實在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事例。《天使報喜雕像》是以一串玫瑰經念珠（Rosenkranz, rosary）形狀的外框，框住天使加百列與聖母馬利亞兩個接近真人大小的雕像。一五一八年七月十七日，這件《天使報喜雕像》舉行揭幕儀式，它高懸在聖羅倫斯教堂祭壇中間的穹窿頂上，成為整個教堂最醒目的宗教藝術傑作。值得注意的是，Anton Tucher並不是聖羅倫斯教堂的監察人，為何他要自己開始對宗教改革思想產生興趣與認同的時刻，大張旗鼓地在不是自己監管的教堂裡，留下頗具天主教意味的宗教藝術品？明顯可見的原因可能是出於紀念自己的親人。因為Anton Tucher的堂弟Lorenz Tucher（1447-1503）

112 包括：St. Katharina (1494-1524), die Karmeliter (1491-1505), die Augustiner (1500-1524), das neue Spital (1500-1524), St. Sebaldus (1505-1524)。

以及親弟弟Sixtus Tucher (1457-1507) 曾經分別擔任過聖羅倫斯教堂的堂長，十年前兩人已相繼過世。也有學者認為，Anton Tucher可能有意讓Tucher家族的宗教奉獻品在聖羅倫斯教堂也能被大家觀賞到，藉此來與之前捐贈《聖體塔》的Imhoff家族一較高下。也就是說，這仍是沿襲傳統以來藉由資助教堂訂製精美宗教藝術品，在做名門望族之間誇示爭勝的競爭。¹¹³

爲了怕高懸在祭壇半空中、清潔工作不易執行的《天使報喜雕像》沾染太多灰塵，Anton Tucher曾於一五一九年出資爲這個巨型木雕訂製一塊大尺寸的防塵布。沒有舉行節慶時，這塊布就覆蓋住整個木雕。一五二九年，在紐倫堡成爲接受宗教改革的城市後四年，這個木雕才終年用防塵布蓋上。雖然，Osiander在剛開始接任聖羅倫斯教堂牧師一職時，曾大力抨擊宗教圖像被濫用的問題。¹¹⁴在接下幾年來有關信徒對教堂的奉獻事宜上，他也盡量拒絕有關聖母與聖徒畫像 / 雕像的捐贈。¹¹⁵然而，他並沒有鼓吹對教堂內原本就已存在的宗教藝術品進行清除或破壞的工作。有趣的是，Anton Tucher及其後人也從來沒有主動提出申請，希望把《天使報喜雕像》取下來。相反地，Tucher家族一直支付這個雕像必要的各種花費直至一八〇六年紐倫堡喪失帝國直轄市的身分爲止。¹¹⁶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時期，《天使報喜雕像》就像紐倫堡教堂內許多藝術傑作一樣，在大家刻意維持的靜默中，被完好保存至今，見證了宗教改革初期一段交織著新教認同與舊教情懷，心緒難以明說的個人信仰心路歷程。

與Anton Tucher相關的宗教藝術傑作還有一五一九年完成的《聖塞巴德聖徒墓棺》(Sebaldusgrab, 1507-1519, 圖八)。一五〇七年，聖塞巴德教堂在監察人Anton Tucher的主導下，將該教堂希望爲城市主保聖徒聖塞巴德製造墓棺的委製合約交給著名的銅雕家Peter Vischer (1453/63-1529) 來執行。在Peter Vischer父子協力合作下，一座宏偉華美的聖塞巴德銅棺開始展現在紐倫堡人面前。然而，在接近完成的階段，還缺八百金盾(Gulden)的經費。Anton Tucher

113 Paul A. Mackenzie, "Piety and Patronage: Aspects of Nürnber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Life 1477-1526. Anton (II) Tucher and Veit Stoß."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9,1 (1993): 46-61, here 55-56.

114 參見：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vol. 2, 171f; Gottfried Seebas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 Gewordenen Kirchen Nürnbergs." 38。

115 Gottfried Seebas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 gewordenen Kirchen Nürnbergs." 38-40.

116 Herbert Bauer & Georg Stolz, *Engelsgruß und Sakramentshaus in St. Lorenz zu Nürnberg*, (Königstein im Taunus: Karl Robert Langewiesche Nachfolger Hans Köster, 1989), 7.

於是運用個人在紐倫堡政壇的影響力，從市政府那裡取得所需款項，讓這個作品順利完成。¹¹⁷

路德當年在一五二二年「四旬齋講道」論及圖像問題，以及批判破壞宗教圖像行為時，曾特別舉紐倫堡為例，認為宗教圖像的問題是不可能因為某些人單純從教義論辯的角度出發，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路德在說這些話時，是否對 Anton Tucher 這些紐倫堡名門之士在面對宗教圖像引發的爭議時，個人內心的想法與反應有所知悉，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橫互在新教與舊教之間的灰色地帶，個人在大時代洪流裡，避免不了一些左右為難的窘境，應該是路德當時在講「你把此地的宗教圖像一掃而光，你當真就因此相信，這樣你也就把紐倫堡與世界各地的宗教圖像清除殆盡？還早得很」這句話時，確實有所體會而說出來的肺腑之言。

上述所提紐倫堡的例子，不僅是表面上看得到的藝術品奉獻與教會財產歸屬的問題；就宗教文化的角度來看，還牽涉到歐洲中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特殊宗教心理。這種宗教心理不僅認為，捐獻給教堂的東西如果後來被拿下來，那原先奉獻時所建立的「善功」就不算數；¹¹⁸更重要的是，把這些捐贈物移除的人，是會遭受到咒詛的。Corine Schleif 在其所寫的專著《奉獻與紀念》（*Donatio et Memoria*）一書中，曾特別舉過兩個歐洲中古早期的例子來說明這樣的宗教心理傳統：第一個例子是發生在德意志地區。Bernward von Hildesheim 在他一〇二二年所立的遺囑上曾寫道，若有人將他捐給 St. Michael 修道院的手抄本經書毀棄，這個人會遭到上帝處罰（*Sit anathema Dei quisquis sibi demperit illum*）。第二個例子則發生在法國。St. Denis 修道院院長 Suger（abbot 1122-1151）曾允許一位查理國王將他捐贈的兩幅祭壇畫懸掛在 St. Denis 修道院裡。這兩幅畫上的銘文寫道：「如果有對上帝不敬虔的人毀壞這個祭壇畫，就讓他與猶大那夥人同受詛咒」（*Si quis praeclaram spoliaverit impius aram, Aequae damnatus pereat Judae sociatus*）。¹¹⁹

路德與 Anton Tucher 應該都對這樣的宗教心理不陌生。¹²⁰對此，路德雖然沒有明白表示過意見；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相信，他並不願意與這麼隱微的宗教心理發生衝突。就如同他在一五二〇年〈論善功〉（“Von den guten Werken”）

117 Paul A. Mackenzie, “Piety and Patronage: Aspects of Nürnber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Life 1477-1526,” 55.

118 Corine Schleif, *Donatio et Memoria*, 50.

119 *Ibid.*, 51.

120 Robert W. Scribner,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on Daily Life.”

的講道中引用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一～四節所言：「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人能使他站住」。其實在瑞士地區的宗教改革過程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市政府在宗教改革者激烈的神學理論激辯背後，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處理清除宗教圖像的實務問題，如我們在上一節談到蘇黎世市政府去除宗教圖像的過程那樣。至於其他以較激烈手法帶領追隨者進行掃除宗教圖像的激進改革者，又是如何向信徒解釋，親自動手去掃除宗教圖像並不會為他們帶來災厄呢？這個部分，目前還沒有看到有系統的學術論著討論此課題，有待接下來的研究繼續探討。但是，誠如Bernd Moeller所言：「捐贈宗教圖像給教堂的人，並不單純只是崇拜宗教圖像的人；就像破壞宗教圖像的人，並非單純只是對宗教圖像懷有敵意的人。不論就捐贈者或破壞者而言，他們真正在乎的，其實是自己能否藉此獲得上帝的庇佑。」¹²¹的確，問題的癥結在於：不論是奉獻宗教圖像或是破壞宗教圖像，背後其實都懷有同樣的信仰想像——這是令上帝喜悅的事。

Robert Scribner曾指出，基督新教並非如Max Weber所說，是理性化、純粹化、去禮儀化後的基督教，符合近現代西方文明追求「去神聖化 / 除魅化」(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的特質。¹²²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在對超自然力量看法上的差異，主要是對「聖」(the divine)的概念在理解上有了改變。¹²³基督新教強調聖經的絕對權威，因此將宗教神聖性的追尋轉往透過親近聖經文字的力量來獲得，而不再像傳統的羅馬公教喜歡透過視覺藝術的展現。¹²⁴根據Scribner的觀點，我們也可以說，不同新教教派對基督信仰者要透過什麼思想行為才比較容易獲得上帝的庇佑，也有各自的理論根據與解釋系統。在這個部分，路德教派

121 Bernd Moeller, *Reichsstadt und Reformation*, 23.

122 參見：Robert W. Scribner, "Magic and the Formation of Protestant Popular Culture in Germany," in Robert W. Scribner,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Germany 1400-1800*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1) 323-345, here pp. 328-329。

123 Peter Matheson在論述宗教改革的想像世界時也認為，與其說宗教改革真的為歐洲基督教世界帶來結構性、或教義性的變革，不如說是對「聖」的想像起了變化：上帝變得比較個人化、內在化；而人的軟弱、等待上帝救贖這些想法也比較經常被提出來強調。參見：Peter Matheso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0), 6-7。

124 例如，透過讀經瞭解上帝的話語與意旨，禱告與祈福則喜歡用主禱文以及詠唱《舊約》的詩篇。參見：Robert W. Scribner, "Magic and the Formation of Protestant Popular Culture in Germany." 334。

與瑞士改革教派能夠在十六、七世紀的西北歐各自吸引懷有不同信仰追求與宗教想像的人群來歸向他們的陣營，他們各自吸引群眾的教義與策略是值得歷史研究好好探討的課題。

Charles Garside曾經研究過一個有趣的案例，是有關慈運理在一五二三年正式發動掃除瑞士的宗教圖像運動前，向一位困惑的女性新教徒說明，面對新舊教交替之際的宗教圖像爭議，個人究竟該如何自處？這個有趣的事例應該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管窺的線索，來瞭解瑞士宗教改革者是如何向追隨者灌輸他們自己教義系統所認定、可以獲得上帝庇佑的「正確」作法。一五二二年底，有一位瑞士洛桑婦人Göldi女士透過管道希望徵詢慈運理的意見，告訴她如何妥善處理一件與宗教圖像相關的麻煩事。因為這位Göldi女士之前曾經病得很重，所以去過洛桑一間屬於悲謹會（the Beguines）¹²⁵照管的教堂（St. Apollinaris）禱告祈求。當時她許了一個願：如果能夠康復，她將奉獻一尊St. Apollinaris像給該教堂。在她康復還願後，正好遇上宗教改革，Göldi女士也因信服新教改革理念，改宗成為新教徒。改宗之後，她覺得應該揚棄過去崇拜聖徒的習慣，所以就去教堂裡把當初還願奉獻的St. Apollinaris像拿回來，並且放了一把火燒了這個像。結果，悲謹會到市政府控告Göldi女士。市政府判決結果，認為Göldi女士除了應付給悲謹會一小筆賠償金外，還須要還給她們一個St. Apollinaris像。但是，Göldi女士基於新教徒應有的立場，只願意賠錢，但不願意再去訂製一個新的聖徒像。當然，她這時候的堅持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僵。一五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慈運理在寫給Oswald Mycnius（1488-1552）的信上¹²⁶建議Göldi女士，在接下來的官司辯論中，她可以說明，她願意付給悲謹會足夠的金額去訂製一個新的St. Apollinaris像，至於這筆錢要怎麼運用，完全交由悲謹會自行決定；但她本人絕不再參與跟聖徒像訂製相關的事宜。慈運理建議Göldi女士，她應該表明自己憑基督徒良知面對這件事的決心，即使因此被判處死刑也無所謂。

雖然 Göldi 女士這件官司最後如何善了，史料並沒有進一步記載。但是，透過 Garside 研究整理出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就慈運理的角度而言，他並不建議 Göldi 女士在這件事情上仿效他們這些男性宗教改革者，與悲謹會的人作言語文字的激烈交鋒，試圖把自己認知到的「真理」辯個水落石出。反之，他給了 Göldi 女士一個基本的新教信仰底線：不與偶像崇拜直接沾上邊；否則寧

125 有關悲謹會的歷史參見：花亦芬，〈St. Martha的形象與悲謹會宗教運動〉，《新史學》19:3期（2008），頁89-156。

126 參見：Huldrych Zwingli's Briefe, Ed. O. Farner (Zürich: Rascher, 1918), vol. 1 (1512-1523), 160。

願以死「殉道」。

六、結語

宗教改革所引發的宗教圖像爭議在激進改革者的強力訴求下，希望盡快將過去藉由視覺藝術形式來從事宗教教育、表達信仰虔敬的中古文化傳統，轉變為強調從個人內心出發來與抽象不可見的上帝產生連結的信仰型態。¹²⁷由此而來所產生的「破壞宗教圖像風暴」正反映出，宗教改革者急於創造新的教會形式與新的社會文化來改造社會。¹²⁸誠如Steven Ozment所說，這是「出於宗教價值轉移的需求」(the need for a religious transvaluation)所引發出來的現象。¹²⁹因為一個號稱改革的宗教運動，需要對它禮拜的場域以及神職人員所扮演的角色重新定義，以便他們以革新的樣貌來形塑自己理想中的社會。

一五一七年義大利人文學者 Antonio de Beatis 在他所寫的《旅遊見聞錄》裡特別寫到，紐倫堡是一個有長程規劃準備的城市。在準備接受路德改革教義、讓自己蛻變成第一個接受新教改革的帝國直轄市過程中，我們可以從文獻史料上來判斷，紐倫堡市政府之所以願意將整個城市的未來發展孤注一擲在路德教派身上，這是基於他們彼此雙方長期以來溝通良好而擁有足夠的互信，才可能締造出來的結果。本文透過剖析馬丁路德與紐倫堡市政府雙方如何從教義的角度、教派文化政策制訂的角度，以及市政府公權力行使的角度，共同來面對當時沸沸揚揚的宗教圖像爭議，藉此來檢視這個互信的內涵與形成的過程，並剖析德意志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化究竟是如何面對新舊交替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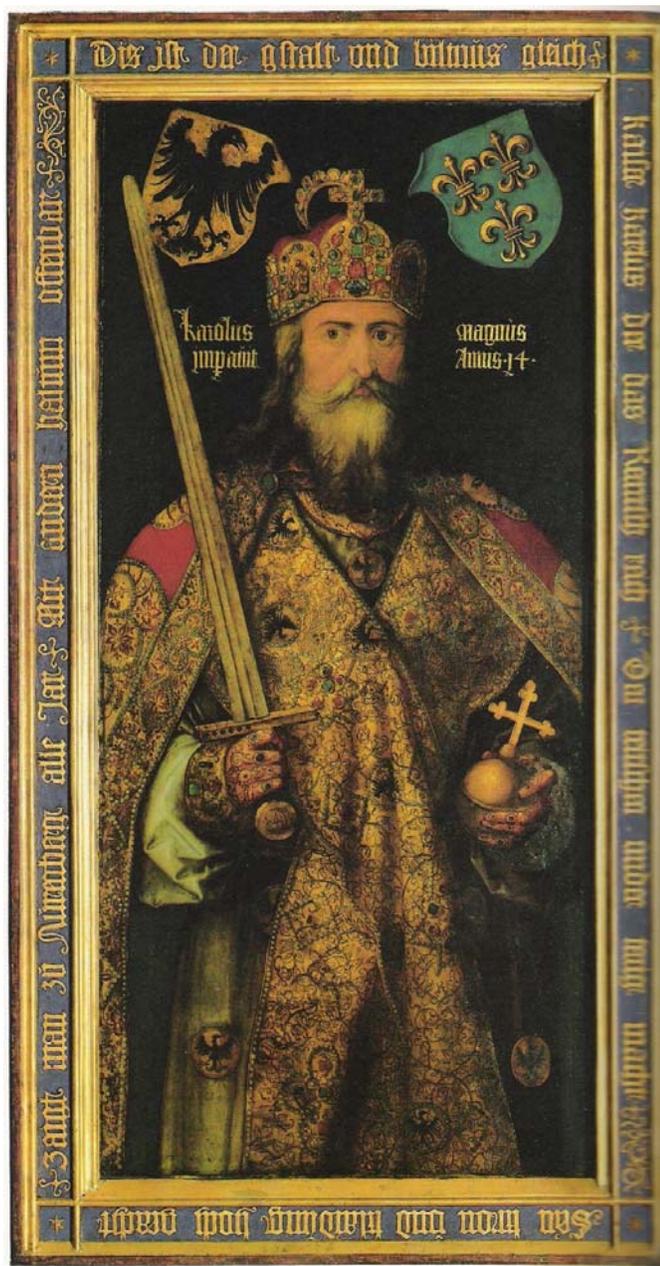
在檢視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在新舊宗教思維急遽交替遞嬗的時代，有一群在世俗政治界、知識文化界活躍的意見領袖，他們對新的改革思想充滿興趣，但也與舊的宗教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站在歷史分水嶺上，這些對改革開放充滿期待，但又深知在社會價值觀與藝術文化創造上傳統宗教文化有其不可取代性的領導菁英，究竟在宗教改革史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本文透過研究紐倫堡接受路德宗教改革過程深入檢視的問題。這樣的探討，讓我們可以拋

127 參見：Carlos M. N.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Ch. 1; Robert W. Scribner, "Popular Piety and Mode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Late-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15,4 (1989): 448-469, here p. 448, 456。

128 Carlos M. N.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122.

129 Steven E.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Cities. 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75), 44.

開過去歷史研究裡，只是去看到贊成宗教改革或反對宗教改革 / 贊成路德教義或反對路德教義那種黑白截然對立的簡單歷史圖像；而能更深層、更多元地去瞭解，在當時江河滔滔的改革洪流中，世俗的意見領袖如何在宗教改革者單純的神學思維、教義論辯裡，為改革教義與傳統宗教文化的衝突尋找相容並蓄的空間；而他們的文化關懷也的確形成足夠的影響力，讓比較具有相同文化關懷傾向的宗教改革者，願意從教義的探討，以及教派發展政策的制訂上，兼顧到他們信仰的需求與對宗教改革的期待。



圖一 *The Emperor of Charlemagne*

1512/13. Tempera and oil on linden wood. 215 x 115 cm.

Germanisches Museum, Nürnberg.

引自：*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304.



圖二 *The Emperor of Sigismund*

1512 / 13. Tempera and oil on linden wood. 215 x 115 cm.

Germanisches Museum, Nürnberg.

引自：*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305.



圖三 Reverse of Charlemagne panel

引自： *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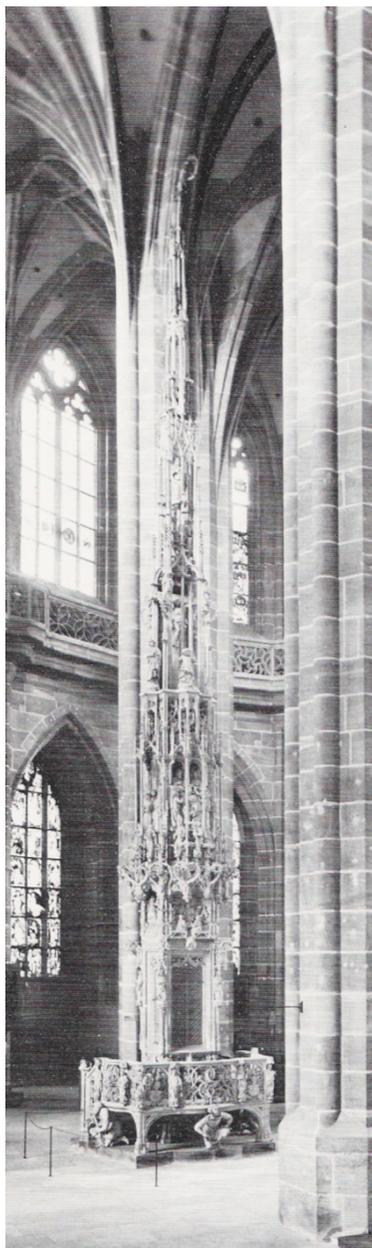
圖四 Reverse of Sigismund panel.

引自： *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306.



圖五 Selbal Beham. 木刻論戰傳單「一個新的議題：神職人員與若干手工業者如何抱怨路德」(Ein neuwer Spruch/wie die Geystlichkeit und etlich Handwerker über den Luther clagen)。c. 1524。 34.9 x 26.1 cm. Nürberg,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引自：Martin Luther und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ed. Gerhard Bott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83), 251.



圖六 Adam Kraft.《聖體塔》(*Sakramentshaus*, St. Lorenz, Nürnberg), 1493-1496.
引自：Herbert Bauer & Georg Stolz. *Engelsgruß und sakramentshaus in St. Lorenz zu Nürnberg* (Königstein im Taunus: Karl Robert Langewiesche Nachfolger Hans Köster, 1989), 41.



圖七 Veit Stoß. 《天使報喜雕像》(*Englischer Gruß*). 1517-1518. St. Lorenz, Nürnberg.

引自：Herbert Bauer & Georg Stolz. *Engelsgruß und sakramentshaus in St. Lorenz zu Nürnberg* (Königstein im Taunus: Karl Robert Langewiesche Nachfolger Hans Köster, 1989), 17.



圖八 Peter Vischer. 《聖塞巴德聖徒墓棺》(Sebaldusgrab). 1507-1519. St. Sebald, Nürnberg.

引自： *Die Sebalduskirche in Nürnberg* (Königstein im Taunus: Langewiesche-Bücherei, 1988), Fig. 24.

引用書目

引用文獻史料縮寫

- Denkwürdigkeiten* Die “Denkwürdigkeiten” der Caritas Pirkheimer (aus den Jahren 1524-1528). Ed. Josef Pfanner. Caritas Pirkheimer—Quellensammlung II. Landshut, 1962.
- WA *D. Martin Luthers Werke*. Unveränderter Nachdruck der Weimarer Ausgabe von 1933. Weimar: Verlag Hermann Böhlaus Nachfolger Weimar, 2000-2007.
- 花亦芬，〈St. Martha 的形象與悲謹會宗教運動〉，《新史學》19:3 期（2008），頁 89-156。
- Altendorf, Hans-Dietrich and Jezler, Peter. Eds. *Bilderstreit. Kulturwandel in Zwinglis Reformation*.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4.
- Aulinger, Rosemarie. “Die Verhandlungen zum Nürnberger Anstand 1531/32 in der Vorgeschichte des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s.” *Aus der Arbeit an den Reichstagen unter Kaiser Karl V.* Ed. Heinrich Lutz & Alfred Kohler (Schriftenreihe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2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6. 194-227.
- Bauer, Herbert & Georg Stolz. *Engelsgruß und Sakramentshaus in St. Lorenz zu Nürnberg*. Königstein im Taunus: Karl Robert Langewiesche Nachfolger Hans Köster, 1989.
- Blickle, Peter.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4th edition.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4.
- Bott, Gerhard. Ed. *Martin Luther und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83.
- Bräutigam, Günther. “Nürnberg als Kaiserstadt.” *Kaiser Karl IV.: Staatsmann und Mäzen*. Ed. Ferdinand Seibt. München: Prestel, 1978. 339-343.
- Bubenheimer, Ulrich. “Scandalum et ius ius Divinum. Theologische und Rechtstheologische Probleme der ersten Reformatorischen Innovationen in

- Wittenberg 1521/22."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onistische Abteilung* 59 (1973): 263-342.
- Clasen, Claus-Peter. "Nuernberg in the History of Anabaptism."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39 (1965): 25-39.
- Christensen, Carl C. "Iconoclasm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cclesiastical Art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1 (1970): 205-221.
- Christensen, Carl C. *Art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9.
- Dixon, C. Scott. *The Reformation and Rural Society: the parishes of Brandenburg-Ansbach- Kulmb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ixon, C. Scott. E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Blackwell, 1999.
- Eire, Carlos M. N.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vans, Austin Patterson. *An Episode in the Strugg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The Sectarines of Nurembe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4.
- Fritz, Johann Michael. Ed. *Die bewahrende Kraft des Luthertum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en Kirchen*. Regensburg: Verlag Schnell und Steiner GmbH, 1997.
- Garside, Charles. *Zwingli and the Ar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Gordon, Bruce. *The Swiss Re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amm, Berndt. *Bürgertum und Glaube. Konturen der städtischen Reforma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 Heinig, Paul-Jochim. *Reichsstädte, Freie Städte und Königtum 1389-1450.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3.
- Heming, Carol Piper. *Protestants and the Cult of Saints in German-Speaking Europe, 1517-1531*. Missouri: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2003.
- Hsia, R. Po-chia. Ed.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Reforma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ofmann, Werner. Ed. *Luther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Kunst*. Exh. cat. of Hamburger Kunsthalle, 1983-1984.
- Hutchinson, Jane Campbell. *Albrecht Dür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Jezler, Peter. "Etappen des Zürcher Bildersturmes." *Bilder und Bildersturm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43-174.
- Jung, Martin. "Caritas Pirckheimer und Philipp Melanchthon. Eine denkwürdige Begegnung im Nürnberger Klarissenkloster im November 1525." *Nonnen, Prophetinnen, Kirchenmütter: Kirchen- und frömmigkeits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 Frauen der Reformationszeit*.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02. 77-120.
- Karant-Nunn, Susan C. *The Reformation of Ritual. An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1997.
- Kolb, Robert. "Augsburg 1530: German Luther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iet of Augsburg to 1577."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3 (1980): 47-61.
- Köpf, Ulrich. Ed. *Deutsche Geschichte in 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Bd. 3, Reformationszeit 1495-1555*.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2001.
- Künast, Hans-Jörg. "Martin Luther und der Buchdruck in Augsburg, 1518-30." *Reformation und Reichstadt—Luther in Augsburg* (exh. cat. of Staats- und Stadtbibliothek Augsburg, 1996). Ed. Helmut Gier und Reinhard Schwarz. Augsburg: Wißner, 1996. 65-70.
-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9 vols. Stuttgart: Verlag J. B. Metzler, 1999.
- Laube, Adolf, Schneider, Annerose, Looß, Sigrid et al. *Flugschriften der frühen Reformationsbewegung (1518-1524)*. Ed. 2 vols.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83.
- Lohse, Bernhard. "Luther und der Radikalismus." *Lutherjahrbuch* 44 (1977): 1-27.
- Luther, Martin. *Studienausgabe*. 6 vols.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2.
- Mackenzie, Paul A. "Piety and Patronage: Aspects of Nürnber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Life 1477-1526. Anton (II) Tucher and Veit Stoß."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9,1 (1993): 46-61.
- Matheson, Peter.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 Edingburgh: T & T Clark, 2000.
- Michalski, Sergiusz.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The Protestant Image Ques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Michalski, Sergiusz. "Die Ausbreitung des Reformatorischen Bildsturms (1521-1537)." *Bildersturm: Wahnsinn oder Gottes Wille*. Ed. Cécile Dupeux. München: Fink, 2000. 46-51.
- Moeller, Bernd. *Reichsstadt und Reformation*. Revised version.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7.
- Müller, Gerhard. "Alliance and Confession: The Theological-Historical

- Development and Ecclesiastic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eformation Confession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8,4 (1977): 123-140.
- Muir, Edward.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Nürnberg—*Geschichte einer Europäischen Stadt*. Unter Mitwirkung zahlreicher Fachgelehrter, hg. Gerhard Pfeiffer. München 1971.
- Oberman, Heiko A.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Essay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Reformation Thought*.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6.
- Oberman, Heiko A. “Reformation: End Time, Modern Times, Future Times.” Heiko A. Oberman, *The Two Reformations: the Journey from the Last Days to the New Worl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2-80.
- Ökolampadius, Johannes. *Briefe und Akten zum Leben Oekolampads. Zum Vierhundertjährigen Jubiläum der Basler Reformen*. Ed. Ernst Stahelin. Leipzig: Heinsius, 1934.
- Osiander d. Ä, Andreas. *Gesamtausgabe*. Eds.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Mohn, 1975-1997.
- Ozment, Steven E. *The Reformation in Cities. 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75.
- Pastor, Ludwig. Ed. *Die Reise des Kardinals Luigi d’Aragona durch Deutschland, die Niederlande, Frankreich und Oberitalien, 1517-1518, beschrieben von Antonio de Beatis*.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 1905.
- Philoon, Thurman E. “Hans Greiffenberg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Nuernberg.”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36 (1962): 61-75.
-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79.
- Rivoire, E. and Berchem, V. van Eds., *Les Registres du Conseil de Genève*. 13 vols. Geneva, 1900-1940.
- Rubin, Miri. *Corpus Christi. The Eucharist in Late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chieber, Martin. *Geschichte Nürnberg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 Schleif, Corine. *Donatio et Memoria. Stifter, Stiftungen und Motivationen an Beispielen aus der Lorenzkirche in Nürnberg*. München: Deutsche Kunstverlag, 1990.
- Schmidt, Heinrich Richard. *Reichstädte, Reich und Reformation. Korporative Reichspolitik 1521-1529/30*.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Europäische

- Geschichte Mainz, Bd. 122. Stuttgart: 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H, 1986.
- Scribner, Robert W. "Popular Piety and Mode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Late-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15,4 (1989): 448-469.
- Scribner, Robert W.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on Daily life." *Mensch und Objekt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d. Gerhard Jaritz.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1990. 315-343.
- Michalski, Sergiusz. "Magic and the Formation of Protestant Popular Culture in Germany." Robert W. Scribner,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Germany 1400-1800*.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1. 323-345.
- Michalski, Sergiusz. *For the Sake of Simple People.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Scribner, Robert W. and Warnke, Martin. Eds. *Bilder und Bildersturm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 46)*.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0.
- Seebass, Gottfried. "Der Nürnberger Rat und das Religionsgespräch vom März 1525 (mit den Akten Christoph Scheurl und anderen unbekanntem Quellen)." *Jahrbuch für Fränkische Landesforschung* 34 / 35 (1975): 467-499.
- Seebass, Gottfried. "Stadt und Kirche in Nürnberg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Stadt und Kirche im 16. Jahrhundert*. Ed. Bernd Moelle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78. 66-86.
- Seebass, Gottfried. "Die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1967/68). Rpt. in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Umbruch und Bewahrung*. Exh. cat. of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1979. 105-112.
- Seebass, Gottfried.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 Gewordenen Kirchen Nürnbergs." *Die bewahrende Kraft des Luthertums. Mittelalterliche Kunstwerke in evangelischen Kirchen*. Ed. Johann Michael Fritz. Regensburg: Verlag Schnell und Steiner GmbH, 1997. 34-53.
- Spitz, Lewis.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450 Years of History."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1,3 (1980): 3-9.
- Strauss, Gerald.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ity politics and life between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1976.
- Strohl, Jane E. "Luther's spiritual journe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tin Luther*. Ed. Donald K. McK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9-164.
- Vogler, Günther. *Nürnberg 1524/2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

-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stadt*. Berlin: Deutsche Verlag der Wissenschaft, 1982.
- Vogler, Günther. "Imperial City Nuremberg, 1524-1525: The Reform Movement in Transition."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Reformation*. Ed. R. Po-chia H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33-49.
- Wandel, L. Palmer. "Iconoclasts in Zurich." *Bilder und Bildersturm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ds. Robert W. Scribner and Martin Warnke. Wiesbaden:, 1990 (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 46). 125-142.
- Wendehorst, Alfred. "Nuremberg, the Imperial City: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Its Glory." *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 1300-1550*. Exh. ca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and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1986.
- Wettges, Wolfram. *Reformation und Propaganda. Studien zur Kommunikation des Aufbruchs in süddeutschen Reichsstädt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 Wred, Adolf. Ed.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Jüngere Reihe, vol. 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6.
- Zschelletschky, Herbert. Die drei "Gottlosen Maler von Nürnberg": *Sebald Beham, Barthel Beham und Georg Pencz*. Leipzig: E. A. Seemann Verlag, 1975.
- Zwinglis, Huldreich. *Huldreich Zwinglis sämtliche Werke*. Ed. Emil Egli.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05-1983.

The Making of Lutheran Cultural Politics in Light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Religious Imagery: A Case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Nürnberg

Hua, Yih-fen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Martin Luther and the Nürnberg city government managed to deal with the controversy over religious imagery in the heyday of iconoclasm during the 1520s. With reflections on Luther's assertion in the *Invokavitpredigten* of 1522 that the religious art in *Nürnberg* was by no means to be abolished, we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well-function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Luther and the Nürnberg lay elites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Reformation. In terms of this, we take a further step to examine to what extent the Nürnberg lay elites' religious behavior and their concern over the survival of religious culture impact Luther's making of his cultural politics to fight against the rising radical reformation.

Keywords: Martin Luth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cultural politics, iconoclasm, religious imagery

* Associate Professor, Education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